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RE-INTERPRETING  
CHIA JOO MING'S NOVELS  
THROUGH THE LENSES OF HISTORY,  
NATION AND GENDER**

历史 · 国家 · 性别

——

谢裕民小说的新解读

**WU WE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2021**

**Re-interpreting Chia Joo Ming's  
novels through the lenses of  
History, Nation and Gender**

历史·国家·性别

——

谢裕民小说的新解读

WU WEIWEI

吴唯玮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21


##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7 August 2021
Name of student:	Wu Weiwei
Signature of student:	

##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7 August 2021
Name of Supervisor:	Ting Chun Chun
Signature of Supervisor:	

##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tatement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delete as appropriate:

\*(A) This thesis **does not** contain any materials from paper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or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B) This thesis contains material from [x number]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peer reviewed journal(s) /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Date:	7 August 2021
Name of student:	Wu Weiwei
Signature of student:	

## 致谢

在此由衷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丁珍珍教授给予我的耐心指导与鼓励。另外也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的老师，朋友和家人。

## **Acknowledgement**

This paper could not have been written without the help and advice from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Ting Chun Chun.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y friends and family who have given me support through these years.

## 摘要

新加坡自 1965 年建国以来出产了许多围绕新加坡书写的本地作家。谢裕民是新加坡文学场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书写从 1970 年代至今，横跨两个时代使得他的作品与新加坡同步发展，见证了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变化。谢裕民的文学创作、对新加坡的再现与批判，反映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关怀。本文试图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阅读并分析他的作品，以便深入了解与梳理他对于身份的探讨和新加坡社会的批判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将把谢裕民的四本小说：《重构南洋图像》、《M40》、《放逐与追逐》和《建国》放置在新加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文本细读与文化理论，从历史、国家与性别三个层面展开讨论。本文将通过历史、国家和性别这三个研究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本文会通过《重构南洋图像》里的〈岛屿前身〉出发，探讨作者如何通过碎片化历史的再创造去再现新加坡。在此也会对文本里的实体家园与想象家园进行比较。接着，进一步考究文本如何关联并有助于讨论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再来，本文将对谢氏的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建国》（Kian Kok）紧密地与新加坡的社会历史背景贴合，探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个文本里“建国”具有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指涉。最后，本文将会探讨他小说中对女性和男性角色的刻画，展开当今新加坡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挑战传统性别角色。

关键词：谢裕民 新华文学 性别 历史 身份认同

## **Abstract**

Singapore has gained independence in 1965, since then, Singapore has nurtured many local writers who write in and about Singapore. Chia Joo Ming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uthors of Singapore'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 works, spanning from the 1970s until today, developed in tandem with Singapore, witnessing nation-building and societal progression since her independence. Through Chia's works of fiction, representations of Singapore alongside a critique of the Singaporean identity can be observed. Hence, a close reading of his work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writing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Singaporean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investigate his novels through the lenses of History, Nation and Gender. It will first delve into the displaced centrality of Chia's historical writing of Singapore, with the analysis of "Reconstructing Nanyang Image" (Chong Gou Nan Yang Tu Xiang), giving rise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physical homeland and imaginary homeland in his works. Then it will implicate a consideration on how his works rela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n cultural identity as a Singaporean Chinese.

Second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individual from his latest award-winning novel "Kian Kok" (Jian Guo) by fitting it closely to th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of Singapore. Gender Theory will open up the discussion on how the nation is being represented in his novel. Lastly, 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and mal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and how gender roles are being challenged in modern Capitalist Singaporean society.

**Keywords:** Chia Joo Ming,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Gender, History, Identity

# 目录

致谢 .....	i
摘要 .....	iii
目录 .....	v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概述 .....	2
第二节 研究背景之国家语言政策 .....	4
第三节 新华文学理论框架 .....	6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12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15
第二章 《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历史与身份的在地书写 .....	17
第一节 历史书写与文学虚构 .....	17
第二节 《岛屿前身》：从历史中追溯存在 .....	20
第三节 华人身份认同的论述 .....	23
第四节 从〈安汶假期〉的寻根之旅反思华人身份认同 .....	26
第五节 小结 .....	32
第三章 《建国》：国家和个人的双重书写 .....	33
第一节 建构新加坡认同：〈SG50 辞典〉 .....	35
第二节 一个国家两个论述：“建国”故事的重叠 .....	37
第三节 《建国》碎片化历史写作 .....	39
第五节 小结 .....	43
第四章 《放逐与追逐》、《建国》与《m40》：两性关系的困境 .....	45
第一节 性别建构、成长小说、现代性 .....	45
第二节 爱情中受挫的男性 .....	49
第三节 婚恋困境 .....	55
第四节 挑战传统性别意识 .....	64
第五节 小结 .....	66
第五章 结语 .....	68
参考资料 .....	71

## 第一章 绪论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直到1970年“新加坡华文文学”（以下简称新华文学）作为文学选集名称才首次出现于黄孟文编选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sup>1</sup> 当时担任新加坡文化部助理秘书兼刊物主任的黄孟文在《编选后记》列下的首要编选原则是“作者必须是新加坡居民”，这也意味着国籍身份开始成为界定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基本原则。<sup>2</sup> 至此，政治版图的国籍原则由上至下规范新华作家的本土/国家文化认同。<sup>3</sup> 谢裕民，1959年生于新加坡，是新华文学场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17岁就开始写作，曾用笔名“依汎伦”，迄今共有十部作品问世。其中包括《六弦琴之歌》、《最闷族》、《世说新语》、《壹般是非》、《重构南洋图像》、《m40》、《谢裕民小说选》、《甲申说明书》、《放逐与追逐》、《建国》<sup>4</sup>。他的成长年份与新加坡自治的契合赋予了他与国家在平行时空中一起成长的经验，<sup>5</sup> 滋养和提供了他去观察和记录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能力。他的文学书写非常具有在地性，总是围绕着新加坡进行书写。国民性格、都市文化、华人身份，对历史观察以及社会中的两性关系等等课题是他中心的关怀。本论文将会通过文本细读与文化批评理论探讨谢裕民作品中的历史、国家与性别在新加坡的课题。

---

<sup>1</sup> “新华”首次作为文学作品选集名称，在1983年黄孟文和王润华合编的《新华文学作品选》才出现。此作品选集是在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建议下出版中英双语版本，黄孟文把“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简称为“新华文学”。黄孟文《绪论：新加坡作家协会，1983年》，页259。

<sup>2</sup> 这个编选的原则的第四例是“所选作品以适合中学生阅读者为主”，这也意味着作为国家教育功能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开始在1970年代的新加坡诞生。孟毅《编选后记》，孟毅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5），页115。

<sup>3</sup> 柯思仁、许维贤〈导论 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9。

<sup>4</sup> 依汎伦，齐斯《六弦琴之歌》（新加坡：牧羊文化，1979）；谢裕民《最闷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89）；谢裕民《一般是非》（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99）；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05）；《m40》（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谢裕民《甲申说明书》（新加坡：青年书局，2012）；谢裕民《放逐与追逐》（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5）；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

<sup>5</sup> 新加坡于1959年6月3日结束了为期140年的英国殖民地统治。然而内政和防务等领域仍由英国政府管理，其他的都交给自治邦政府。建国总理李光耀在这天站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高呼“独立”（merdeka），并在这场言说中说道：“在漫长的人民历史中，总会有发生巨变的一刻，而今晚便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一刻……我们将为新加坡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联合早报，蓝云舟《傅海燕：纪念自治60年国人应延续先辈精神谱写新篇章》，2019年6月6日，<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90606-962304>。

##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概述

新加坡华文文学（白话）的萌芽一般追溯到 1919 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sup>6</sup> 文学史讲究时间线的长度。从 1965 年往回算，当新华文学遭遇马华文学的时候，面对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尴尬。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新华文学不得不潜藏在马华文学的阴影下。二战前的文学场域中新加坡是所谓马华文学的首要重阵，汇集大量的文人与作家，生产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马华文学名牌遮蔽了新华文学，模糊了新加坡的位置。<sup>7</sup> 这段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萌芽经历是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共名下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文学史或文学选集里的叙述逻辑里体现出来。然而一直到新马分家前，实际上具有新加坡生活背景的华文作家及相关华语文本组成了早期马华文学的颇大部分。虽然 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这样的历史脉络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到了 1970 年，“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文学选集名称才首次出现于黄孟文编选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sup>8</sup> 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写道：“文学史家在挑选值得讨论的对象时，已经暗示在一套价值体系之内进行价值评估，其尺度不仅仅是创新。我们只有建构一个以某种价值取向为根据的发展系列，才能体现出这种‘创新’。”<sup>9</sup> 新马华文学史的书写同样也存在彰显作者价值评判和主线贯穿的问题。二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常纠缠着本地（本土）意识与侨民意识的问题。对方修的文学史观抱有中立态度的杨松年就在他的书《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提出历史流变的问题。若能探讨新马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它如何与中国意识的冲突、整合，并识相消长，而以之为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分期，或许能更清楚了解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情况。杨松年认为方修提出现有的这种文学史分期是将文学的现象与历史根据某套标准切割成若干段落。新华文

---

<sup>6</sup> 方修《总绪：马华新文学简说》，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判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年），页9-11。方修论述中的马华文学，指的是包括新加坡的马来亚。另见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2002年），页3。

<sup>7</sup> 游俊豪〈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写作〉，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3年第13期，页102-105。

<sup>8</sup> “新华”首次作为文学作品选集名称，在1983年黄孟文和王润华合编的《新华文学作品选》才出现。此作品选是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建议下出版中英双语版本，黄孟文把“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简称为“新华文学”。见黄孟文《绪论：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黄孟文、王润华编《新华文学作品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83年），页259。

<sup>9</sup> 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进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页93。

学的历史不过几十年，这种切割无助于呈现文学历程轨迹与整体面貌。对历史分期法，历史学家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说：“与日期不同，时期并不是事实，它们是我们对过去事件所组成的回顾性概念，对焦点讨论有用处，但经常把历史思想引入歧途”<sup>10</sup> 这段话精确地指出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框定，它的一概而论会把历史思想引入歧途。如何以不同角度和方法看待和讨论新加坡华文文学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课题。游俊豪在他的论文《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书写》将新华文学作为主体研究，强调新华文学不仅受到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港台文学场域的影响。他以“渊源”、“场域”、“系统”这三个关键词分析新华文学与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以及港台之间的跨文化关系，提出新华文学史的复杂性不是容易理清的概念。这是因为，新华文学史面临了外部影响和内部结构的挑战。前者指的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台湾和香港的影响。内部结构因为需要不断回应外部，所以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调整，以至无法明确地定义。另外，华文族群在被排挤到边缘的现象让新华文学立场变得独特，回应国家政策、多元文化的姿态，是一个非常庞杂，需要仔细梳理的方向。他提出在地理空间的空泛使得早期在新马一带的作品没有把锚位放在“新加坡”。同时，20世纪出现的“南洋文艺”、“侨民文艺”、“华侨文艺”把东南亚的离散华人吸纳在“中国文学”的大框内。此论述在为“新华文学”打抱不平。游俊豪以二战前的新加坡文学场域作为“马华文学”的一部分来举证“马华文学”遮蔽了“新华文学”，模糊了新加坡在文学场域的位置与风貌。他列举二战前的“马华场域”凝聚了当时新加坡大量的重量级作家、文学出版社和文学活动，而马来西亚各地的作家和文学在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但由于现存的两地文学史都将二战前的文学创作归入“马华文学”阶段，混淆且模糊了个别的发展。因此他主张“新华文学”是主体，“马华场域”是一场虚构。

---

<sup>10</sup> Malco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Modern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 London: penguin 1991). P 19.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之国家语言政策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开始了她独立的历史进程。新加坡的建国政策采取了经济至上的决策，在十几年内经济飞速发展，跃身成为“亚洲四小龙”。<sup>11</sup> 社会的转型给文学提供了拓展题材，也让文体有了革新的种种机遇。环境都市化、经济商业化、教育西方化提出的种种挑战也潜伏着各种制约文学完善发展的危机和困境。整个新华文学是在贴近社会变动的现实、扎根新加坡乡土而又将视野不断的发展，逐步成为新加坡国家主流文学体制中一种富有双重传统特色的形态。<sup>12</sup> 新加坡的国家语言政策<sup>13</sup>、资本运作以及实行实用主义的政策和国家发展趋向使得新加坡华人在社会进展中面临了一种“失根”的状态。对此，新华文学学者王润华在《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华人困境意象》<sup>14</sup>中写道：

“华族文化面临的危机，从七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课题。因为人人都将会变成鱼尾狮，是一只怪异的不知名的动物……新加坡正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三文治”社会里，自己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受英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

谢裕民在1977年曾说：

“我们都是无根的一群，不知要飘到那儿去，我们都在寻找自己，找寻驻足的地方，而最后我们由何处来归于何处。”<sup>15</sup>

在历史与社会语境下，以上两段话分别展现了学者与作家对华人迷失于历史的生存状况课题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华人所处的这种漂浮不定的

---

<sup>11</sup>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1960-1990年亚洲四大经济体：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四个地区在这段时间实现了经济腾飞，是亚洲最富裕的地区。

<sup>12</sup>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页23。

<sup>13</sup> 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亚因对待种族政策的意见存在分歧而最终分家。当时新加坡的执政党是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其为“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力图在理论与实践上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亚。他们反对以种族和宗教作为政治基础，并主张以一个种族平等，以拥有共同政治思想，共同的社会与经济目标为基础（being pragmatic）。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主张引起当时马来亚理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1903-1990）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马来亚宪法条文的威胁与挑战，因此他提出与新加坡分家的要求。1965年新马分家后，新加坡吸取之前与马来亚因为种族矛盾而引起纷乱的教训。为了避免独立后因种族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国人的消极情绪，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结合了当时的世界政局，决定以前殖民者的官方语言，英语（English）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语言。以上为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简单概括。

<sup>14</sup> 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从新加坡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

<sup>15</sup> 齐斯，依汎伦《六弦琴之歌》（新加坡：牧羊文化，1978），页202。

状态同样感到担忧。在他们看来作为人口的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缺少文化归属的状态间接影响了国家发展。有鉴于此，政府尝试从文学文化作为改善的出发点。1989 年末，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在人民行动党举办的“建国三十周年新华文艺刊展”上说：

“在使我国避免演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而步向优雅社会的进程中”，“与传统东方文学有血缘之亲的新华文学”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华作家应效法新加坡在国际间放眼世界，以站好本位的态度……继续保留讲求本土意识的优点，写出只有新加坡作家才写得出的新加坡文学”，“华人社会支持用自己母语写出的文学”。<sup>16</sup>

这段话表现了王鼎昌对于新加坡成为一个伪西方的担忧，还有他对新华文学能够成为具有民族凝聚性的工具的期许。由此可见他对于文学应具备功能性的诉求，并且认为文学应当承担起振兴华人精神面貌的重任。新加坡文学的“本土意识”也成为后来新华文学界备受瞩目和争论的议题。笔者认为新华文学通过作为书写媒介的“在地性”是需要被强调的，因为这更能凸显出其中所要传递的“在地性”反思，扣紧新加坡语境。文学虽然可以通过很学院派的写作手法、叙事手法等文学创作的角度去分析，但许多作家仍希望通过书写文学作品的形式，去表达一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言喻的情感，述说他们对于在地问题的焦虑感和急迫性。在地性书写与当下的社会问题形成某种对话，而这样带有对社会批判和反思的文学的功能性，要求后来的新华文学重视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让更多的新华作家选择在地性的书写去创造文学。谢裕民小说从人物塑造、内容情节、社会与历史背景都表现了对新加坡课题的关注。

在新加坡，新华文学和其他三种以新加坡官方语言书写的作品，如英文文学、马来文学、淡米尔文学，共同组成新加坡的国家文学。理论上他们都具有平等的官方地位。然而，在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构和全球化的跨国语境中，英文却被视为在国内跨群的、在国际上得以与西方政治经济势力接轨的媒介，也被赋予高于其他官方语文的实质地位。因此，英文才是新加坡社会的首要语言，而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虽然个别代表三大种族，基本上使用范围被局限在种族社群之内。<sup>17</sup> 隐形的语言权力结构让英文成为了中心，而其他三种母语则被边缘化。然而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环境中，英文被视为国际上得以与政治经济势力接轨的语言

---

<sup>16</sup>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页 32。

<sup>17</sup> 柯思仁、许维贤主编〈导论：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收录在《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 2。

媒介，成为通用的跨族群语言。因此它也很自然地被赋予高于其他官方语文的实质地位。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的使用范围被局限在种族社群之内。<sup>18</sup> 全球化和新加坡的国家政策让华语、马来、淡米尔文学成为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不可避免，新加坡的建国背景和社会语言环境让新华文学注定成为小文学。柯思仁与许维贤在《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导论提到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念符合新加坡的华文书写语境。该文章以区隔中心（本源）与边缘（在地）关系的华语语系理论探讨新华文学从强势转为弱势，在新加坡社会现实语境书写中渐成为“小文学”的定位问题，及如何进行自我身份认同调整，立足跨文化互动交流，重构新华文学“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首先从语言以及身份认同的塑形来说，1980年代之前，华语文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位置，在社会层面和教育系统里的流通还是比较普遍。如今华语在新加坡仅是作为保留着传承中华传统的象征性文化功能，有如例行公事的存在，不像英语那样被赋予跨族群多元文化的“优越性”和中立性。柯与许认为在新加坡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华语语系”的概念值得参照，也表明华语只是华语语系中的一种语言而已，华语应该同其他语言/方言共享平等地位。同时，华语语系研究者并没有把对华语语系的主张作为取代英语霸权和代替中国汉语的地位。作者借用了华语语系理论资源之一——来自德勒兹与瓜达尔提出的“小文学”理论，分析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境遇，让新华文学彰显“小文学”的三大特征：其一、语言的去疆界化；其二，文学中一切都是政治的、其三、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并在文中后续为以上提出的三点通过不同作者的作品进行论证。

### 第三节 新华文学理论框架

离散和华语语系作为两种研究华人和文学的理论框架，近年来也都成为了研究新华文学的理论方法，为人们提供新的视野去看待新华文学。“认同问题”始终是研究新华文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分为两个流派，第一是血源性

---

<sup>18</sup> 柯思仁、许维贤主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导论，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2。

(consanguinity) 的一脉相承。第二是将身份视为社会建构 (cultural construct)。当“身份认同”的概念被引入海外华人研究中，“主体性”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王赓武指出华人从未有过‘认同’这一概念，而只有华人属性 (CHINESENESS) 的概念，即身为华人和变得不似华人。对于华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大部分由社会科学家进行。王赓武归纳了这些社会科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一些主要观点：在 50、60 年代，华人的身份认同从战前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让位于新的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同时，因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人占据人口比重较大，这让马来亚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村社认同来维护华人社会在国家中分享权力，学者称之为乡村认同 (communal identity)，带有强烈的政治考量。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也是当时华人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强调了民族国家与多元文化并存。到了 70 年代，由于华人已经开始被大多数政府接纳，华人开始以种族认同 (ethnic identity) 作为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同时伴随着东南亚经济迅速发展和华裔崛起，经济和阶级认同 (class identity) 也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王赓武强调，上述概念只适合某些民族国家和某些历史时段，并不能表达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情况，因此他提出“多重认同” (multiple identities) 的概念来处理二战后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此外，王赓武提出自然、文化、经济和政治四种规范以概念化这种多重认同的过程，从而更清楚地显示影响华人认同转变的因素。<sup>19</sup> 当身份认同引入海外华人研究后，如何认识华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身份认同以及相关的“中国性” (CHINESENESS) 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学界开始用“离散” (Diaspora) 的概念来描述近代华人的移民史，并形成了“离散中国人研究”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sup>20</sup>

---

<sup>19</sup>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见王赓武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页 234-262。

<sup>20</sup> 参见 J.L Heilbron, “In Diaspora”, in Wang Ling-Chi, Wang Gungwu(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pp. xii-xiv.

台湾学者史书美在 2004 年发表的《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首次提出“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并且将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文学视为两个不同的集合。前者所指为中国本土以外，以华文书写的华语作家；后者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作家。<sup>21</sup>

“Sinophone”是相对英文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系文学、葡萄牙语系文学而生。这些语系都承载独有的历史，即是一种霸权的表现——侵入别的国家，并在当地以该系为主导语言、教育和文化以及行政势力。在史看来，华语语系包含了在中国大陆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的各区域，强调华语语系族群就像其他非大都会中心地区必须使用大都会中心语言一样，也有自己的殖民史——定居殖民（settlers' colonialism）。史书美认为中国大陆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如维吾尔族和藏族）也可视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因为这两地是在毫无选择下经历了内部殖民。史书美认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虽用汉语写作但在结构上来说是与汉族主流的中国性相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带给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研究一个很好的新视角，但是她的理论本身有些本质性的问题和矛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华语语系的提出与去中国化的理论。然而，关于华语语系仍有辩论余地。华语语系论述至今仍充满质疑与争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作家黄锦树发表了一篇批评华语语系的文章《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什么？》在黄锦树看来，谈马华文学时，“是从华人的移民史（以欧洲帝国在南洋的殖民为大背景）往下谈。移民的模式，华人社会的形态。方言群认同，方言会馆与私会党、庙宇、生活礼俗、坟场……华侨的祖国认同，中国的微信变法与国民革命的海外动员，新马现代中文报章杂志的创办，新式中小学华文教育的创建，南来文人的作用，民族国家肇建过程中语文、教育与国语之间的争辩，南洋大学问题，旅台与侨教政策，马共问题——课程的后半部以马华文学为例——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对‘侨社三宝’的灭绝，菲律宾的菲化法案、泰国的泰化政策、新加坡的英语化，致使大马的华文教育体系乃成为仅存的，因此马华文学的挣扎图存相当具有概括性。没有充分的历史化，就不可能有理解。”对黄锦树的说法，王德威表示赞同。他说，黄锦树的观念可以接受的在于，例如史书美提出“落地生根”的想法是想当然尔的说法，她反对海外华人落叶归根的想法，主张华人落地生

---

<sup>21</sup> 史书美著，纪大伟译《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清华学报》新 34 卷第 1 期（2004 年 6 月），页 8。

根，融入在地文化。她主张“反离散”，却不谈“离散”。史书美的论述从后殖民主义出发，但史书美不能理解海外华人，例如马来西亚华人要讲华语，坚持追求中文和华文教育的心情，也不了解华人在定居国受到的待遇，包括宗教的、种族的，政治的；史书美持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批判“定居殖民者”，也就是华人移民，例如到南洋的移民，为了在异乡生存，压榨当地原住民，是另一种殖民主义。另外，南京大学教授刘俊也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提出了异议。刘俊认为史书美对英语学界长期使用‘离散’、‘离散中国人’和‘离散文学’来指称中国境外的华人以及他们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表示不满，故而要创造出华语语系（文学）以对抗以及摆脱‘离散’、‘离散文学’和‘离散中国人’。刘俊认为史书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在她的学术论述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使得她经由对‘华语语系’的定义，完成了对‘离散中国人’的拆解，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中国中心的反抗与结构，并建构起排除‘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华语语系文学’。<sup>22</sup> 在笔者看来，“华语语系”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它背后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含义。但“离散”又何尝不是一个由强烈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对两个概念进行争辩，因为它们在此论文作为辅助笔者对文本分析进行更全面的理论与知识框架。回到史书美的华语语系言论，若没有中国的存在，华语语系就不能成立。另外，她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迫害论及迫被汉化是一面性的，诚然普通话和汉语政策会减少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但是也有部分是自愿被汉化。

不过从文学研究方法的层面来看，她强调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不该被同化为中国文学或是中国大陆文学的分支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把焦点放在文学在地性的研究。她的反离散理论所主张避免以原乡为中心的论述挑战了之前的中国中心论。她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时提到：“所谓‘反离散’反对的不是‘离散为历史’（就是承认离散的存在，但已经是历史了，我们不应该一直困囿在过去的这个离散论述中），而是‘反离散为价值’，即是不认同以中国为原乡的本体论。”<sup>23</sup>

---

<sup>22</sup>王德领：“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网址：

[http://wenyi.bisu.edu.cn/art/2018/6/7/art\\_9542\\_177684.html](http://wenyi.bisu.edu.cn/art/2018/6/7/art_9542_177684.html)，日期：2018-06-07

<sup>23</sup>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2017），页49。

史书美在后来出版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2013）、《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2017），从视觉商品媒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研究、少数族群研究等构成其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华语语系社群形成的三种过程：大陆殖民（continental colonialism）、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遗民/迁移（immigration）。而后以在地化作为“离散终其有时”，反离散的动力，并在此过程中对中心霸权形成批评，解构/再构源与流的关系。华语语系通过对难度、差异和同质化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积极干预和破坏由同质中国中心论所体现的本质主义的稳定性。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discourse）在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时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王德威则从后遗民的角度（post-loyalist）出发再重造华语语系：汉遗民——上启伯夷、叔齐，下至南明、乙未的系谱，从而在一个前/后、正/反、先验/后设的遗民辩证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系谱：前遗民的赖和、杨逵、周金波、吴濁流；后遗民的舞鹤、朱天心、骆以军、李永平。<sup>24</sup> 在《“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语系论述与中国文学》，王德威重新思考后遗民与原住民的关系，与华夷风相互呼应。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交汇的“根”的政治，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形上学的“势”的诗学，在空间、立场、方位与倾向、气息、动能的辩证过程中而将中国“包括在外”讨论。<sup>25</sup>

在王德威的文章《什么是华夷风？》提到目前的华语语系研究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地理的辩论上，而忽略了另一点很重要的“人间”情景。这个人间情景是华语语系更可以深入探测的场域。有别于史书美以国家地理作为唯一的标准，王德威的“人间”情境包括社群、地域、性别、阶级、心理、环境等等。另外，他也提出了关于华语语系传媒和媒介性的问题，举出人们在谈论华语语系花了很多时间在陈述声音的政治，如方言和口语、南北强调，各种各样华夷声音的夹杂。他指出声音问题是华语语系的强项，但也必须警觉语音中心主义的诱惑。在这个讨论上牵涉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用语音传递信息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在西方哲学中声音是

---

<sup>24</sup>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2007年11月），页50-51

<sup>25</sup>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第24期（2013年12月），页11-16。

一次性且有时效性并无法篡改的。介于声音的不可挽回而文字可以被修改，文字的传播更值得怀疑。

所谓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或华人性，事实上都有在地的演绎。因为经过在地的历史与生活实践，而变成不一样的东西。这种 CHINESENESS 事实上是在地的，所以谢裕民笔下的某些人物即便是来到了新加坡，对中国这个从没有到达过的原乡抱有着幻想和某种依恋。那也是新加坡的乡愁，是新加坡的，不是中国的。也许这个人在新加坡很想中国，但他不是中国人。这个代理人的心态，有一种 proxy chinese，一方面他们也不是中国人，但就是被触到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放不下，或者是说有些东西被触到，就有某种很强烈的反映，可能也是不自觉的。

柯思仁在《新华文学的疆界与视界》<sup>26</sup> 写道：

“华语语系提醒我们，新华文学应该与任何‘中心’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无论是新加坡的英语文学，还是中国的汉语文学。这些中心是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出现并被逐渐建构稳固，新华文学与它们有着地缘或文化的联系，但新华文学也不必因它们的中心位置而自我附属化或边缘化。华语语系提醒我们的另一个重点是‘在地性’，也就是文学与所在地的历史、社会、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新加坡在历史上与马来亚不可分割，也与更大范围的马来群岛是共生关系，新华文学和文化，视野应该涉及并关注在地的多元文化生态。”

这段表露了新华文学在新加坡文学场域的边缘性。作为国家文学之一却处于边缘，带有一种有名无实的感觉。但在新华文学场域中，新华文学实际上具有高质量和产量的作品。对此有学者说，如果单以文学质量而言，1980 年代可谓花攒锦簇枝叶茂盛的时代，是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诞生的年代。这些作品即使在现今来看也毫不逊色于中港台的文学作品。<sup>27</sup>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和社会管理下凸显了新华文学在新加坡文学场域的尴尬与吊诡性，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本研究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希望可以跳脱以往集中在时间线的主题研究，以性别，国家和历史为切入点，对谢裕民的小说创作进行文本细读与理论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

---

<sup>26</sup> 柯思仁主编《2016 年文学现象——联合早报〈文艺城〉》（新加坡：联合早报 SPH 华文媒体集团，2017），页 346。

<sup>27</sup> 柯思仁、许维贤主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导论，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备忘录》（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 31。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 中讲到了关于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所提的“存在的遗忘” (the forgetting of being), 并从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关于欧洲人文危机的演讲出发, 讲述胡塞尔认为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是将世界简化为数学和技术的客体<sup>28</sup>, 从而排斥了人类生活的具体世界。<sup>29</sup> 这正与古希腊时代哲学中“受到认识激情的驱使”, 并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思考背道而驰。在科学越加地发展下和知识越发变成学科的过程中, 人类也越来越难看清世界整体与自己的关系, 从而陷入了“存在的遗忘”。米兰·昆德拉认为, 文学小说保护了人们的具体生活, 逃过“对存在的遗忘”。小说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找到自己精神的某个侧面窗口, 让人们从阅读中探索到没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细节、常识和想象力。揭示小说以其特有的方式、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 从而保护人们不坠入“存在的遗忘”。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 新华文学是现代化的见证者和生产者, 试图对抗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遗忘”。谢裕民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都活跃于文坛的新华作家, 他的小说都是围绕新加坡议题进行的在地书写。本文将集中讨论他的四本小说:《重构南洋图像》、《M40》、《放逐与追逐》还有《建国》, 并在立足于前人有关谢裕民的研究成果, 结合新加坡社会历史语境, 从历史、性别还有国家三个层面进行文本细读来探讨小说中建构的新加坡空间。

谢裕民从初入文坛至今荣获了许多文学奖项, 短篇小说《归去来兮》获得了1986年的新加坡金狮奖首奖; 1996年短篇小说集《世说新语》荣获新加坡书籍奖; 散文与小说集《重构南洋图像》、中篇小说《M40》和长篇小说《建国》分别荣获了2006年、2010年和2018年的新加坡文学奖。2015年出版的《放逐与追逐》被新加坡教育部指定为中学华文文学修读的文学作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沈伟赳 (Sim Wai Chew) 将其《放逐与追逐》翻译成英文译本“Exile or Pursuit”, 于2019年出版。另外, 谢氏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建国》也被入选亚洲周刊2018年十

---

<sup>28</sup> [法]米兰·昆德拉著, 尉迟秀译《小说的艺术》(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页4。

<sup>29</sup> 涂阳《后殖民视域下的英培安小说研究》(山东: 山东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2018), 页23。

大小小说。从他多次得奖的经历来看，他无疑是新加坡华文文坛中具有实力和名气的作家之一。新加坡资深的新闻从业者与新华文学研究学者的杜南发在谢裕民短篇小说集《最闷族》的序中称谢裕民为“新加坡文学从乡土走向都市化新领域发展过程中最受瞩目的作者。”<sup>30</sup>、2014年谢氏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的驻校作家。另外，从他多次获得官方举办的文学奖，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府与文化机构对他作品的认可与赞许。这也再次强调了他文学创作主题和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都围绕着“新加坡”的人事物，凸显了在地性的写作倾向。

目前以谢裕民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都以文本研究为主，并通过一些理论与批评的运用深化研究脉络。朱崇科《论谢裕民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sup>31</sup>把谢裕民的作品分为“定格都市性”、“反思与回顾”和“个案再现”这三个标题，通过不同的文本分析讨论谢裕民作品中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朱崇科文中所描述的新加坡性格，是指新加坡市民和社会里的劣根性，他带着反思性的思考把不同创作的主题与新加坡的社会问题扣紧讨论。此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吴财金的论文类似，将作者的创作年份和文学作品进行主题性的归纳。张松建《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谢裕民的离散书写》<sup>32</sup>结合了离散理论框架、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为研究方法。他通过研究谢裕民的文学创作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讨论。高嘉谦《城市华人与历史时间：梁文福与谢裕民的新加坡图像》采取了历史研究的视角，围绕着谢裕民文创中的“失去的华人时间”进行讨论和分析。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sup>33</sup>同样采取了历史研究的范式讨论了谢裕民小说中“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主张谢裕民以实验性的写作方式展开了新华文学的书写属性。除了以上的研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论文中有几篇关于谢裕民的论问。<sup>34</sup>黄源乐的《谢裕民的本土书写》，通过谢裕民的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套进“本土意识”的概念，简单地分析了不同文本中的本土性。

---

<sup>30</sup> 杜南发序〈一场浪漫的雨〉，收依汎伦《最闷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89），页2。

<sup>31</sup> 朱崇科《论谢裕民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sup>32</sup> 张松建〈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谢裕民的离散书写〉，收录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

<sup>33</sup> 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27期》，109年3月，页265-290。

<sup>34</sup> 黄源乐《谢裕民的本土书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2016）；刘慧敏《谢裕民文学作品与都市现代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2018）；吴财金《谢裕民作品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2012）。

刘慧敏的《谢裕民文学作品与都市现代性》选取了国族史、国民性还有都市空间这三个维度，采用了离散和现代性的理论框架，结合几个文本进行了讨论。这篇论文所用的理论过多，并无法给予充分的文本细读，将文本与理论扣紧，使得该文略显虎头蛇尾。吴财金的《谢裕民作品研究》同样把谢裕民的作品放置于新加坡的历史文化语境脉络中，并将谢氏在每个时期的作品通过时间与主题的归纳方式，进行文本分析。在这三篇学位论文中，吴财金的论文对笔者的本研究启发较大，他的研究扣紧了主题与文本的关系。然而，他以时间作为分类点把谢裕民在不同年代进行的创作归进不同主题的写作限制了讨论空间。另外，他的这篇论文发表于2012年，距今快十年，未能将谢裕民近几年出版的《放逐与追逐》与《建国》这两本长篇小说。因此，本研究会借鉴他扣紧主题与文本的研究方法，对这两本小说进行补充。本研究将借鉴四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从两个方向进行补充。首先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加入更多的文本细读进行补充。另外，笔者会从谢裕民的边缘身份出发，结合性别研究理论、文化身份理论，与文本中涉及成长、家庭和国家主题的书写展开对话，然后进一步地讨论创作的意图。

本研究力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性别研究的角度下，如何理解作家个人经验与文学创作的紧密关系。个人经验是身份认同的基础。谢裕民拥有多重身份：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族男子、非职业小说家、工科班和华校生，这赋予了他独有的创作思想，滋养了他的创作。性别问题常与私人化、个人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任何个体所反映的独特性与局部性都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性别的问题无法落实到个人层面，那就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因此笔者想通过这篇论文，试图从谢裕民文本里尚未被讨论的两性关系来分析他如何通过笔下的男性与女性人物展现性别身份中隐藏的权力关系，以及其性别意识为何？第二个问题则是，作为新华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如何表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他如何通过作品记录他对事物和生活的观察，对新加坡社会问题直白的戏谑，及对新加坡历史与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本文将会结合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历史研究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后殖民研究理论（postcolonial studies）和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理论的借鉴，来展开文本解读。

在谢裕民小说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是他文学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在目前有关他的文学研究中，并没有采用性别的研究角度以进行分析。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大多都是新加坡的普通男性，谢裕民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与女性人物相辅相成的关系巧妙地通过两性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为读者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细微隐秘的权力结构。谢裕民在作品中多次表现出他对新加坡整体社会语境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他小说的女性形象，随着社会转型及现代化的进程，女性意识逐渐增强，在职场与家庭中都更加独立和自信。反观其笔下的男性角色，大多在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情感和事业的打击。尽管女性比男性可以更快的适应社会的现代化，但她们同样是在重重权力结构中受到压抑而感到焦虑、烦恼的群体。本文将以此谢裕民的以下几本小说作为文本的分析对象：《重构南洋图像》、《放逐与追逐》、《M40》、《建国》。

本论文的正文一共有四章。正文的第一章，通过对《重构南洋图像》中两个文本的探讨，切入展开新加坡华人与历史的关系。此章节主要勘探新加坡华人文化身份和历史处境的复杂关系。在第一个文本〈岛屿前身〉的讨论中，通过学者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提出“历史碎片”（historical fragmentary）的概念与海登·怀特（Hyden White）有关历史与文学叙事的讨论与文本展开一个历史对话。谢裕民搬运历史和“碎片化”历史为原料去创造文本表示了对文字书写的敬意，也试图把一直作为他人历史脚注的新加坡放置在主体的位置。第二个讨论的文本〈安汶假期〉则会涉及到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身份认同议题作为一个跨学界的话题纵声喧哗。借鉴前人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有助有文本分析，所以在进入文本分析前会先梳理一下相关理论，然后进行对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探讨〈安汶假期〉里的人物的身份认同，再把话题连接回作者对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想法。

第三章会从谢裕民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建国》出发，探索个人与国家的双重书写。“建国”在此具有着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指涉，作者有意地将一个人男性人物与国家放在同个框架颇为有趣。小说以失败的男主人公王建国的个人故事与国家的成功

叙事形成的反差，提供了新的想像空间。在国家发展轨迹中，个人与国家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还是彼此监督的作用？作者的身份对他的书写又能如何进一步对新加坡问题产生对话？这些疑问都将会被讨论。

第四章将《放逐与追逐》与《m40》里的两性人物放置在新加坡建国发展与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讨论。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环境对男性与女性有着怎样的影响？在此会扣紧新加坡语言政策与现代化发展的语境进行讨论，以文本细读来探究导致新加坡男性受挫的原因与他们所遭受的困境。另外，本章也会以人物情节与文本中的性别关系出发，结合性别理论对新加坡社会里的不平等现象和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鲁宾（Gayle Rubin）在 1975 年提出重要的观念——“性/性别的交易系统”（sex/gender traffic）认为文化、社会以及种种话语机制，设计了一整套完整体系，将生理上的两性差异，转变成人类活动、性需求的优劣等级与权力关系所导致的交易，并借由教育体系，将性的生理差异加以转变，进而提出社会的习惯与规约，形成所谓的“性别”。通过这样的模式和关系，生理的差异被转化成“性别”特征的种种配置，将“性别”的分野与随之而来的权力位置，与种种福利、工作机会、待遇及价值标准等相互配套。这样的“性别”区分，使僵化的性别角色日益正常化，变成社会的约定俗成、近乎本性的通则。<sup>35</sup> 谢裕民笔下表现出新加坡华族男性的失落与华族女性的成功挑战了父权制男尊女卑的权力结构。他笔下的男性人物总是比女人更加地失落，而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男性人物不比女生强？然而吊诡的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虽然比男生要强，但也并没有感到幸福，这又是为什么？这一章会带着这些疑问，运用男性气概、女性主义与文本细读的理论研究方法，将文本中的两性人物放置在新加坡的社会语境，揭示内在的权力结构。

---

<sup>35</sup> 廖炳惠《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2013），页 121-123。

## 第二章 《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历史与身份的在地书写

新加坡华人在新加坡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意识和生存处境都相当复杂：从1819年开始英国殖民、日本侵略、马来亚政权到独立1965年建国。新加坡华人对于华人社群的想像，文化传统的信仰和支持，华语情结、华人身份与国家发生的纠葛，及其衍生的错置感与边缘化的历史意识构成这个新兴国家的华人无法回避的一种集体心态和族群意识。这种错置感一直伴随着华人。随着时代变迁和政治发展中的变化，如、华校的关闭，英语跃身成为公认的第一用语，以及英语教育背景出生的政治精英与知识阶层的西化思维等造成了“华人性”的去势。这让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随着华语式微的命运一同在国家的发展蓝图中淡化，导致许多新加坡华人陷入一种文化困境。在面对文化传统消失与母语断层的危机时，历史的危机感使得新加坡变成华人自我认知的人文历史区位（location），促使能够重新辨识和标志华人“地方”（place）的历史意义。<sup>36</sup>“错置的历史时间”为文学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空白。在新加坡文学的场域内，在这一章中，笔者将会通过收录在《重构南洋图像》的两个文本：〈岛屿前身〉和〈安汶假期〉作为切入点，通过小说里人物与历史，展开对作家新加坡历史意识与身份书写的讨论。

### 第一节 历史书写与文学虚构

90年开始，许多华文地区作家都试图以文学形式拼贴出一幅曾经被忽略的历史环节，用文学手段以虚构的地方历史展开另外一种历史书写。<sup>37</sup>学者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提出“历史碎片”（historical fragmentary）的概念，警惕从不同层面阅读历史的重要性。以孟加拉作为例子，查特吉指出孟加拉历史长期潜伏于主流历史之下，并非因为它“没有历史”，而是因为当地历史遭到漠视或忽略。<sup>38</sup>查特吉

---

<sup>36</sup> [英]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译：《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台北：群学，2006年）。

<sup>37</sup> 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109年，第27期，页265-290。

<sup>38</sup>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6-77.

强调历史的多面交错是由众多的“碎片式”（fragmentary）历史组成。他坚信每个地方都有其历史，而且都由复数的历史（histories）组成。碎片式历史一方面补充了大历史叙述下遗漏的琐碎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对大历史的挑战，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变成一个被统合的大历史。也因为这样，碎片式历史给文学介入的想像空间。文学的虚构所写的固然是历史中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同时它也指向历史书写本身无可避免的“虚构”和“创造”。<sup>39</sup>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历史被认为是主司‘真实’之再现的历史话语与以想像和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打通了。”<sup>40</sup> 他区分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他从历史的叙事性对年代纪（annals）、编年史（chronicle）和历史（history）作了区分。相较于历史记录本身，年代纪和编年史的叙事性不充分。在年代纪中，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被排列出来，事件与事件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它们被罗列到一起完全是因为时间顺序。年代纪罗列的事件缺少了中心主题和叙事所赋予的结构，它们没有开头（其起始只是史家记录的时间），没有结尾（其结束的只是史家记录的终止）。录在年代纪的事件也缺少现代人对历史叙事所期待的细节、事件之间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因而缺少叙事性。叙事的基础就是发现事件之间的关联，并能将它们组合起来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与年代纪相比，编年史向历史靠近了一步，是介于年代纪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历史话语。它通常有一个主题，并且有了讲故事的苗头和欲望，但仍然缺少故事所需的细节和结局。

怀特认为历史故事和编年史的区别在于，历史故事追溯社会和文化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序列的事件，而编年史则不被要求这样做。编年史是开放的，它既没有开头也没有高潮或结局，能无休止地讲述下去。<sup>41</sup> 无论是年代纪还是编年史，它们都试图记载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时间。而对比于历史著作中的事实（facts），年代纪和编年史中的历史事件较少人工过滤，所以它们比史书中的事实似乎要更接近过去的真实。历史书写具备了叙事功能，虽然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事实是经过了筛选、编排、

---

<sup>39</sup>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见《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4期，页3-10。

<sup>40</sup>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页308-309。

<sup>41</sup>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3) pp 34-7.

解释，使得它们与原来的事实不一致，但是它们具备承先启后的作用。历史编撰者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叙事来表达自己的历史意识。由此可总结，针对事实的叙事是一种虚构行为。只要历史编写涉及故事（叙事），就必然要对现实进行虚构。因此，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都是一种虚构。<sup>42</sup>

在怀特看来，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两者之间有种共谋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叙事带有转义性质。为此他给出了三个解释。第一，历史叙事不是自然的产物。历史事件在被叙事的过程中被赋予成为具有时间单元的时间符码。这样的人为加工令它具有文化特性。书写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加工，让它具备叙事的功能。比如说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就是一种人工的修辞创造。第二，在真实的历史实事的基础上将其创作为具有故事性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转义的过程。接受者往往是通过听闻历史故事或阅读有关历史故事的书写发现历史，这让故事的真实性与隐喻的真相性相仿。第三，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解读时赋予了历史事件本身与历史故事一种主题。这使得历史话语的主题成为二阶虚构（a second-order fiction），即虚构中的虚构。<sup>43</sup>历史只能以叙事的方式存在，所以我们所接触的历史都是被“叙述”的历史，都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当作家在自己的笔下涉及历史时，个人的视角、侧重的重点和专注的兴趣点往往决定了他们呈现方式和姿态，而决定他们的历史的视角的关键动力来自他们对历史的记忆。<sup>44</sup>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历史的总体化和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和挑战。后现代历史已从单数大写的历史转向复数小写的历史。面对政府庞大体系话语权和历史学家所创作出来的“大历史”的叙述，文学所反映的是更为驳杂与个人化的“小历史”。《重构南洋图像》中的〈岛屿前身〉具有文学性的历史小说。它收集碎片化史料，以文学书写形式对“新加坡”历史进行讨论。笔者将在下一节通过文本细读讨论〈岛屿前身〉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

---

<sup>42</sup> [美]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河南：大象出版社，2011），页97。

<sup>43</sup>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2003年第4期（总第92期）

<sup>44</sup>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广州：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页179。

## 第二节 《岛屿前身》：从历史中追溯存在

“每一个名字都有供她追溯的身份与记忆，并引申出对她的意义。大部分名字‘身不由己’。每个人都可以赋予他者一个记号，以供辨认、叙述、追溯。记号所赋予的意义，随命名者的经验而异；同一被叙述者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转换其记号、身份与意义，甚至间中消失或从不留痕迹。供需者也阶段性地在人们对过往的好奇下，被辨认、追溯所有留下来记述她却不是她现有的记号、身份和意义。”

——〈岛屿前身〉“名不由己”的记号

英国著名的地图绘制家 JB 哈利（John Brian Harley, 1932-1991）认为地图是权力话语和社会建构的对话形式。哈利挑战了前人将地图以“真与假”、“准确与不准确”、“客观与主观”、“文字与符号”等二元对立的理解关系。他认为地图不论真假，因为无论是内容的选取还是表现地图的符号和风格都表达了对人类所生存的世界的一种理解。<sup>45</sup>作者在在〈岛屿前身〉从不同时代的地图和有关新加坡的文献记录寻找“新加坡”的痕迹。作者对史料锲而不舍的挖掘和论证反映了一种对文字所记录历史的追求与迷思。表现了对文字书写记录的执着，因为只有文献中拥有名字，才能证明这个地方的存在。

“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没有人质疑的马来半岛、爪哇与苏门答腊的存在。我们一直努力的，是尝试在他们之间辨认某个海岛指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我们最终只能得到间接的答案：半岛极端的岛国，然后再引申为新加坡。当然，现在附近没有人会花太多心思与我们争辩这些名字属谁，但是，我们却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小岛，我们必须捉住一些依据，否则，我们就不存在”

——《重构南洋图像》，页 16。

〈岛屿前身〉一次次搬出不同时代的文献指正之前地图与所指的方位的不可靠性。在文本的第三章〈不可考的名字与前景〉中，元代人汪大渊在 1330 年从泉州出发，远赴南洋和印度洋进行探险旅行。他在这趟旅后，与 1349 年写了著名的历史书籍《岛

---

<sup>45</sup> Harley, J. Brian.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Geographic thought: a praxis perspective* (2009): 129-148. from D. Cosgrove and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1988): 277-312

夷志略》。而这本书记载了两个至今对新加坡人来说仍然很熟悉的名词：龙牙门与单马锡。紧接着在同一章节记录了新加坡历史学家林我邻在他 1999 年出版的《龙牙门新考》中认为汪大渊所说的是“耸人听闻”。林我玲在第四章〈水路簿里解读历史大象〉又一次质疑了汪大渊有关龙牙门在新加坡的论述。到了〈郑和航海图〉，作者认为“有些地方方位摆错了”；“长要屿的位置被错摆在吉利门的东北方面”。两千年至两千零一年的街道指南中的拉柏多公园与丹戎布拉雅（Tanjong Berlayar）公园是同一个地方。即便如此，这本小说的论述并没有因这些遭受质疑的史实而影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可考究的历史呈现出大历史以外的局部性，挑战了“完整历史”

（history as a whole）。同时回应了作者在文中说的：“不可考从另一个角度也是一种资产——增添这个海岛的想象空间。然而吊诡的是，这块不可考的土地最为人诟病的是缺乏想像空间。想像空间不只丰富了不可考的过去，务实的现在也是想像的部分成绩。未来更依赖想像，因为未来跟过去一样不可考。”<sup>46</sup> 由此可见，在很久以前，“新加坡”一直是一个被不同文献叙述的客体。

《岛屿前身》通过史料的挖掘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不被记录就代表不存在。文本里“讲历史故事”的方式表现其写作形式的创意。作者通过对不同朝代的历史资料的搬运和注解让读者能够接触到历史。出现在作品里的有：《汉书·地理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岛夷志略》、《新唐书》、《马可波罗行纪》、《中国南洋交通史》、《郑和航海图》、《海国图志·海国沿革图》、《马来亚史》、《龙牙门新考》、《新加坡年鉴》、《新加坡通俗史》、《1828 年新加坡城市规划图》、《新加坡街名录》、《新加坡街道指南》等。作者选择从新加坡名字的文字记载入手，追寻“一开始当然不叫新加坡的新加坡；目前这个名字被定下的时间，比过去的一些名字都短。”<sup>47</sup> 在这整个寻找新加坡岛屿身份的过程中，名字已成为文中的能指（signifier）。“皮宗”、“蒲罗中”、“龙牙门”、“单马锡”、‘Tumasik’、‘石叻’、‘新嘉坡’、‘星嘉坡’ 这些不同的名称指向的是现在的新加坡（Singapore）。对此，文本自问自答地继续写道：“当然，现在附近没有人会花太多心思与我们争辩这些名字属谁。但是，我们却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只有这

<sup>46</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05），页 20。

<sup>47</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05），页 13。

么一个小岛，我们必须捉住一些依据，否则，我们就不存在。”<sup>48</sup> 在不同历史文献里的边边角角追寻新加坡的记录，展现了新加坡被如何呈现在这些以其他地区为主的大历史中。另外，名字的多样性意味着新加坡的无法定位干扰了她的主体性。“新加坡”能指的多义性不但质疑了史料的可信度，同时也反映新加坡这座岛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他者”书写的历史。在历史的洪流中，“新加坡”一直是别人历史中的一个小小脚注。

“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小岛，我们必须捉住一些依据，否则我们就不存在。”<sup>49</sup>虽然新加坡一直是别人历史里的小脚注，作者仍然强调了依据的重要性，主张一定要通过辩证这些名字的所属地去证明自己主体性。在关于新加坡存在的讨论中，作者一次次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挖掘与文献的互文表现出新加坡在历史洪流中的多样性与断裂性。这样的表现方式再次表达了作者对书写历史（written history）的尊重。笔者认为这份尊重或许是让他有动力和耐心通过挖掘不同历史素材去写〈岛屿前身〉的原因。“故事是糖衣，写故事的人把小说/散文都当读书报告”。文本半虚构的写作还原并重述了历史材料。学者张松建说，“新加坡的‘自我’认同不能在真空中孤立存在，唯有通过与中国、马来亚、印度、印尼、欧美等众多‘他者’的交往形成。”<sup>50</sup>回到〈岛屿前身〉，小说里展现的历史材料只是创作故事的原料，在这背后潜在的环境才是作者要攻克的难题，即是缺少以新加坡作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在新华文学场域中，〈岛屿前身〉以地图和文献展开一个有关新加坡历史与想像的讨论空间，是一篇有趣的文学文本。它通过碎片化历史的收集与文学性的叙事互相结合，展现出历史的断裂与不完整性。另外，文本搬运历史和通过碎片化历史作为原料去创造文学，让一直作为他人历史的脚注的新加坡从客体的位置转到主体的位置。文本通过不同年代和朝代的编年史和历史文本发现新加坡在各个时期的踪迹，提出主体性的问题来质问新加坡的现在和未来。

---

<sup>48</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05），页16。

<sup>49</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16。

<sup>50</sup>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轮，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谢裕民的离散书写》，（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页10。

### 第三节 华人身份认同的论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从西方殖民者政权中获得独立，并以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定义自身。海外华人在这个时候面临了一些艰难矛盾的选择：部分海外华人想要在所居住的国家中享有公民权益，但部分仍然想要回到祖籍中国。而在中国内陆，二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以及后来共产政权的建立，让许多留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选择申请成为居住国的公民。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使华人身份成为必要的讨论。“华人的历史时间”的议题给予了某种都市文化生产中的焦虑。在这个议题的脉络下，有关华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新加坡是一个备受讨论的课题。收录在《重构南洋图像》里的〈安汶假期〉是一篇对华人身份问题展开思考的小说。笔者将会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关系与历史社会背景互相结合，对作者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进入分析前，先把学界有关身份认同的论述进行梳理。

历史学者王赓武（Wang Gungwu）通过历史学的角度为华人身份认同的讨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赓武主张以历史的角度看待华人身份认同的多变性，他提到，1950年之前的华人从未有过认同（identity）这个概念，只有华人性

（CHINESENESS）的概念，即身为华人和变得不似华人。”<sup>51</sup> 直1970年代，华人认同（identity）概念的讨论才开始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社群认同中凸显出来。王赓武把“华人性”理解为“中国以外的所有华人具有某些与中国国内的中国人共通的东西。”他认为“华人性”是灵活和具有变动性的，是历史经验的产物。因为历史经验同时也保函了华人对祖籍的血缘意识，血缘性参照变成了“华人性”问题的根源。他说，“华人性被等同于血缘或血统，而忽视了所有认同问题以及文化和社会特性的重要性。”。王赓武的贡献在于他从本质主义打开华人身份的讨论。他将西方的国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概念带入讨论场域，把“华人性”和“华人的身份认同”分开进行分析。<sup>52</sup>

另外，王赓武主张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国籍不能通过国家划分，个人对自我与地方的归属感不能通过护照这样的硬件作为区分。他在《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这篇论文中否定新加坡华人的身份与忠诚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关系，主张

---

<sup>51</sup>Wang Gung-Wu.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2*,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16.

<sup>52</sup> Wang Gung-Wu.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p4-6.

华人的身份是会随着生活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为此进一步提出华人的认同可以归为四个层面：表面、暂时、深层和永久。在他看来，认同不等于忠诚，而认同本身又分为公与私。比如说兄弟间对彼此的忠诚、对父母的孝顺、朋友之间的义气等都是私下的一种认同。在国家层面上的认同人们很多时候是以其所持有的国籍为依据，但国籍并不等同于认同。认同与忠诚有着一种复杂且表里不一的结构。

在王赓武看来，认同具有多元特质，而忠诚也分为不同层次。在两者的顺序关系上，王赓武认为认同先于忠诚。因为认同具有灵活性，需要置放在指定的环境中才能决定。认同如同气体在不同形状的器皿中一样，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论述，对于当时刚经历过英国殖民和日本侵略和取得自治权的新加坡这个新兴国家非常重要。王赓武反覆强调认同与忠诚不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也带着目的性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对于新加坡这个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和土地面积极为小的新兴国家来说，她需要依赖周边非华人人口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才能够生存。因此，王赓武在华人身份认同的讨论上挑战了本质主义，并且也为新加坡的华人在日后以“穷则变，变则通”的灵活身份去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作为文化身份课题上最有权威和贡献极大的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通过欧洲发达国家与殖民地的民族身份建构进行探讨。Hall 提出两个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思考。第一种是将文化身份视为静态、绝对的观念，以一种包含了共识的历史经历和血统的“共同”（shared）文化来定义。这个以本质主义出发的文化身份，以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为“一个民族”提供了稳定、永久和持续性的框架。<sup>53</sup> 第二种理解方式则认为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being），也是一种“变化”过程（becoming）。结合二者，文化身份是某种文化固定不变的表现和现实因素下的运作过程，所以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王赓武与 Hall 的论述契合，都主张了认同具有的灵活性。

从亲身经验出发，著名的印尼裔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Ien Ang）在〈On not speaking Chinese〉这篇文章中对复杂多元的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华人的血缘

---

<sup>53</sup> [美] Stuart Hall: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 209。

和长相，但却不会说华语，洪美恩屡次遭到旁人的鄙视（backlash）<sup>54</sup>。“你长得华人，为什么不会说华语？”这个被不断问道的问题激发了她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回顾历史与政治渊源，印尼的反华势力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印尼“伊斯兰教同盟”成立时，就已经公开宣布要反对华商并改善原住民商人的地位。<sup>55</sup> 印尼华人首次遭到大规模镇压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共大屠杀。为了免受迫害，当地华人决定消除一切带有中国性的元素。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长大的洪美恩从未接触中华文化，精通英语、印尼语和荷兰语的她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是印尼人。面对旁人对她本质主义的华人定性，她提出文化认同不应该是被外界强加的，反而应该是个人自愿性的归属。她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华人性”（CHINESENESS）是一种被强加的认同（imposed identity）。洪美恩对身份认同的看法呼应了周蕾所提出“中国性”<sup>56</sup>是空洞的血缘神话（myth of consanguinity）。<sup>57</sup>

洪美恩提出，中国对于她这样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海外华人具有一种象征意义（Symbolic Orientation）。海外华人的身份通常被定义为不够具有华人性。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似乎永远都比海外华人正统，因为海外华人多多少少被西方文化影响，导致华人性被稀释化。面对海外华人对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的抗议学生所展现的高度认同，洪美恩再次引介周蕾的论点：海外华人将“中国”想象成一个强而有力，能与西方对抗的主体。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革后逐渐壮大的国际地位制造了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想像与迷思。虽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远，但海外华人仍然把中国想象为一个有利的后盾。

洪美恩继续提出，为何移民到美国的挪威和德国后裔从未被要求说挪威语和德语，而海外华人却被要求说华语？事实证明，“你从哪里来？”比现实中“你在哪里？”更被用于理解华人的身份认同。洪美恩对身份认同的探讨帮助海外华人向两股压迫他们的势力进行了反抗：会说华语的华人和西方世界的白人。她的论述令人反思

---

<sup>54</sup> Ang Ien. "To be or not to be Chinese: Diaspora, culture, and postmodern Ethnicity." In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1, no 1(1993), pp. 1-17.

<sup>55</sup> 印尼总统大选：历史上的反华、排华事件。见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946596>, 2019年4月7日。

<sup>56</sup> 周蕾认为，“中国性”是空洞的血缘神话（the myth of consanguinity），认为它要求绝对服从于血缘关系，放弃社群治理的能动力量。

<sup>57</sup>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4

了海外华人在西方世界的窘境：因为黄皮肤长期被标为“他者”，以及在大中国主义下总被归纳为华人。笔者认为，洪美恩结合了王赓武主张的华人性不等同于忠诚和霍尔提出的文化身份是一种不固定的“变化”过程（becoming），并对海外华人面对的现实困境提出尖锐的观察。

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王德威（David Wang Der-Wei）在《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一书中提出，文学地理不需要附庸于政治或历史地理之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媒介，反而可以打开反思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和批判空间。在台湾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基础上，王德威提出的他自己的三民主义：“移民”、“夷民”和“遗民”。移民指离乡背井在异地生活的人，夷民指受制于异国统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权的人。遗民则是逆天命、弃新朝，坚持故国黍离之思者。在他看来，“遗民”的本义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是一种事过境迁、悼亡伤逝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它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和主体性已经消失的边缘上。“后遗民”并不只是“遗民”的延伸，还有物种突变的意涵。所以如果遗民指向的是一种时空错置的症状，后遗民则是此错置的解散或者是再错置。至于后移民的思考，则尝试跨越“离散”论，不再以二元化的模式看待移民的动机和动线。这让命题的设定不再局限在有去无回或者落叶归根这两种状态，而是包括更多元化和复杂化的选择。这让移民建立了多重认同选择。后夷民则之华人移民或遗民抵达异地后与当地原住民或其他民族之间频繁互动，使得无法分清谁是华谁是夷。这样的状态杂糅（mixed）华夷边缘，挑战并打开了所谓“正宗”的中华文化，为人们展示了多样化华人身份与形象，开启更广阔的想像与讨论空间。

综合上述有关华人身份和身份认同的讨论与王德威的“三民主义”，在下一节中笔者会以〈安汶假期〉作为讨论文本，试图探寻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对不同人物身份认同的书写和讨论。

#### 第四节 从〈安汶假期〉的寻根之旅反思华人身份认同

〈安汶假期〉以从事股票经纪的男主角“我”的第一视角叙事。“我”因为2000年初的金融风暴的爆发而突然空闲下来，所以决定陪父亲去安汶寻根。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趟寻根之旅又带出了“我”祖先的故事，让整个寻根之旅带有戏中戏的

叙事结构。在明朝灭亡后的第 18 年（即 1662 年），“我”的十世祖航行去琉球（台湾）投靠郑成功，不料在航海的途中被台风吹到了印尼安汶。到了 19 世纪中，一个名为阙名（无名）的男子来到岛上遇上当地土著。阙名备受对方非粤非闽的京腔口音震撼。后来，当阙名要打道回府的时候，朱姓凤阳人（“我”的高祖父）恳求阙名把儿子（“我”的曾祖父）一起带回中国。“我”的曾祖父后来又从中国移民到印度尼西亚，在印尼定居了一段时期，然后在上世纪 60 年代因为印尼排华回到中国，并把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托人带去新加坡。

在这篇小说中的两个核心人物即“我”与父亲从未去过安汶。父子俩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差别让他们对寻根的态度很不一样。步入年迈的父亲对家族史和寻根一直持有着一种追求其祖先真实性的执念。出生于中国的父亲在他小时候跟随爷爷来到了南洋（印尼）。六十年代印尼排华，爷爷委托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长辈把父亲带到了新加坡。多年以后，父亲因他弟弟去世而回国为其处理后事的当儿得知在南洋的印尼安汶还有家族的亲戚。这激发了他前往印尼寻根。而另一面，作为儿子的“我”对寻根态度与父亲截然不同。对于在新加坡出生的“我”来说，印尼安汶只是长辈挂在口中的—个地理名词。“我”对寻根毫无兴趣，只因为工作上有了空挡，加上前不久“我”建议父亲在投资上买马币又亏钱了，对父亲感到内疚，所以想补偿一下父亲，陪他回一趟印尼。

〈安汶假期〉以两条叙事线交叠进行叙述，即父子到安汶岛后的寻根之旅和阙名的游记。这种交叠的叙述方式考验了作者对历史材料和小说创作的掌握能力。因为交互的情节、时空、叙述方法和段落之间的衔接都是一个挑战。据谢裕民自述的创作动机<sup>58</sup>，他通过《安汶假期》试图重新认识那段被叙述的时代。对此，在有关文本创作的访谈中他说：“历史是过去的球赛，没有现场转播”<sup>59</sup>。学者朱崇科认为安汶之旅的意义在于彰显新加坡性并强化新加坡认同的寻根之旅。<sup>60</sup>笔者认为安汶之旅着实强化了新加坡认同，但文本中丰富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是值得进一步地通过文本分析来加强有关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希望由此延伸讨论，接下来通过文本的几个人物对环境还有身份认同的看法去叩问新加坡认同的多样性。

---

<sup>58</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133-136。

<sup>59</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138。

<sup>60</sup> 朱崇科《论谢裕民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 一、“我”、父亲与莱伊伯父对祖先的态度

〈安汶假期〉以两条横跨时空的脉络，叙述了一个家族的复杂移民史和新加坡父子的寻根旅程。这个家族的十世祖在朝代更迭之际渡海欲投奔郑成功，却不料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风暴阻止了这个计划，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笔者认为，〈安汶假期〉的人物创作深受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血缘观念影响。从文本的叙述主线来看，故事以男性血脉为主线，通过父与子的寻根之旅彰显了男性与族谱宗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在阅读后笔者认为作者并没有要强调本质主义的血缘宗族观念，反而是想通过小说中的不同人物的想法、境况与形象表现出不同有关身份认同的和关于原乡的讨论。

“寻根”作为整部小说的重心，也是重新定义个别人物文化身份的契机。下面笔者会通过小说里的三个人物，即“我”的父亲、“我”还有莱伊伯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想法进行分析和讨论。

### 1. “我”的父亲

安汶的寻根之旅让“我”与父亲有了更多相处空间，父子俩也深刻地聊了有关于家族史和自己对身份认同的想法。父亲好几次在与“我”谈话的时候，感慨身份认同看似命定，但却非常偶然。父亲说：

“因为老是在变化，所以对所谓根、祖国、认同的观念都非常质疑。比如说你，你的祖国其实决定在我，而我又决定在你公公。如果当初你公公没离开印尼，现在你跟你弟弟妹妹就是印尼人，又或者我跟你公公去了中国，你跟你弟弟妹妹现在都是中国人了。”<sup>61</sup>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突发事件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看我们的家族就是了，几次的变化都是一连串的意外。”<sup>62</sup>

“我”反问父亲：“那你认同哪里？”父亲回答：“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是那里的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的行为举止都是。当然，一个人在思想、性格的形成期，在一个地方生活最容易认同那里。”

---

<sup>61</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74。

<sup>62</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74。

这段谈话与前面所提的王赓武和霍尔对身份认同的讨论达成了契合。父亲的经历说明了个体身份认同虽然受到血缘的影响，但同时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变化过程。父亲出生于中国，从小在新加坡生活。他体内流淌着明代皇族和印尼土著的血液，祖先留下的遗物与亲戚口中的家族故事激发了他对寻根的想像力，并且推展了他去印尼寻根的行动力。“我”的父亲在寻根之旅尚未开始和刚抵达安汶时对寻根怀抱着满满的期待。他一直都很想认祖归宗，对寻根抱有着强烈的执念。在抵达印尼安汶后，父子俩在当地的不断探索与打听下机缘巧合地遇到了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莱伊伯父一家。紧接着，父子前往莱伊伯父家的后院祭拜祖先碑墓。在祭拜的当下，父亲因发现碑石上刻的不再是方块文字，也不知道后来的祖辈们都葬到哪里去而感到很失望。现实的情况打破了他心中对于寻根的想像。寻根之旅变得毫无意义，父亲决定返回新加坡。祖先留下来的古衣冠画像、古剑、金爵、刻着崇祯年代的墓碑等文物虽然坐实了祖先的“真实存在”，但碑石上的陌生文字卻標示這時空的转变与意义的最终落空。这些古文物架构了一座近于历史现场的象征空间，但对于寻根的父亲却无法辨认出任何意义。

“我爸爸要我辨认一些文字，我帮不了他，由得他去说像什么。我不知道我爸爸在找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他想找写着什么字的碑石？我相信他也在找时间——碑石上的年份。问题是他认同到哪里？最早的一座？最早的五座或十座？”

带着这些疑问，“我”对父亲寻根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吃惊。因为“我”觉得某种关系刚接上，又要断了。父亲则在看到祖先墓碑上刻的完全陌生的异国文字之後，认为这趟寻根之旅彻底丧失意义。反而是“我”对寻根卻从冷淡变得热络。一开始与历史和祖先很有距离感的“我”在抵达安汶后，与荷兰女子和那叠发黄的祖先笔记的相遇打开了对寻根的想像空间。

## 2. “我”

“我”与父亲对寻根的态度在来到安汶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与父亲从最初的热络到失落恰恰相反，开始时“我”对寻根毫无兴趣，只是因为作为父亲的儿子的义务的身份来到安汶陪父亲寻祖。可是随着在安汶寻根的进展，“我”因为祖先留下的文

字笔记与在安汶遇到的人事物渐渐对寻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的动力。“我”阅读记录着祖先故事的那叠发黄的信纸后，通过祖先的这些历史记录使得整个寻根的过程越来越具有探索性和思考性。另外，在从新加坡飞往安汶时，在机场遇到的荷兰女子 Jolanda 也为“我”的整个寻根之旅增添了色彩。Jolanda 是一名来自荷兰的记者。作为一名荷兰人，他来到这块曾经是荷兰殖民地的土地与“我”有种不谋而合的契因：Jolanda 的记者身份赋予了她探索精神，希望来安汶了解当地人对荷兰人过去统治的看法。“我”则是来寻找这块土地和华人身份的对应。两人在短时间内对彼此产生了恋爱情愫。在一次聊天中，Jolanda 说：“来之前，我纯粹只想来度假。来了几天后，开始感兴趣荷兰人究竟在印尼做了些什么。我更想知道的是，非荷兰人、非西方人，或者一个当地人对荷兰人的看法。你知道我是记者，我们有一套自己观察东西的方式，我有我的感觉，他们一定能提供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特别是早上你说过的，荷兰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我更相信这个感觉。”对此，“我”回答道：“像我们这种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对殖民地统治者已经没感觉了。”从两人这段对话可以得出，“我”和“Jolanda”与历史的距离感。“我”与 Jolanda 作为年轻一辈，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都市人并没有如父亲那被人的历史厚重感。“我”与父亲对于寻根看法的代沟不是任何个人因素所制，而是因为各自身处的社会环境和语境让“我”无法感同身受父亲对于寻根的迫切愿望。‘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身上所具备的移民二代的身份与亲身抵达祖籍造成了双重紧张。这种紧张带有着对于祖先的好奇与探索精神。祖先与现在‘我’所已经历的生活截然不同，带有一种疏离。而这趟安汶之旅创造了一个让‘我’反省的距离。

### 3. 莱伊伯父

“我爸爸的过期杯面或我妈妈的隔夜菜是将时间抽离，这些老祖宗们却一直真实地生活在抽离与虚构的时间里。十世祖他老人家来到这里之后，在土著的世界里，为了争取认同与归入正统，不得已娶土著为妻，但却继续维持自己的文化、民族意识，抽离地生活在一个与外在环境完全不同的小天地里，并影响往后的数代人。”<sup>63</sup>而在安汶住下並完全歸归本地文化的莱伊伯父则代表父子俩以外的第三种身份认同：

---

<sup>63</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113。

同化于当地却仍遵循忠诚祖籍的态度。“我从小就被教导，这是我们的祖物，不管怎样一定要保留在身边，看守着它们，离开这世界事前一定要交给大儿子保管，不得有误。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东西上写着什么，我知道是华人的东西，却不明白为什么华人的东西会是我们的祖物，又不敢冒然问华人朋友。”<sup>64</sup> 文中这段莱伊伯父的自述进一步佐证了莱伊伯父作为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他的生活习惯早已同化于当地。他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忠诚地保留下祖先留下的东西，并且希望代代相传下去。莱伊伯父既认同本地文化又不忘祖训的表现体现了身份认同可以同时是多样化。

## 二、有关寻根的思考

“寻根”作为小说的主题，也是促使人物前往安汶的主要原因。另外“寻根”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一种隐喻。远赴安汶的父子因为父亲寻根的执念引发他们对祖籍的一切想象和追逐。Maurice Halbwachs 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个人的记忆是建立在群体基础与参与，因此不同群体却产生了不同的记忆。Halbwachs 以家庭、宗教群体与社会阶级等来阐述不同群体记忆背后的社会框架。他指出个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忆家庭，但家庭或家族也相对提供了一个群体的框架。

“家庭记忆就好像根植于许多不同的土壤一样，是在家庭群体各个成员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即使是当家庭成员都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忆家庭共同的过去，而当生活使他们互相远离的时候，则更是如此。”<sup>65</sup>

谢裕民在〈安汶假期〉这篇小说通过“我”的父亲、“我”和莱伊伯父，这三个人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第一种是父亲对寻根的想像与得知真相后想像的破灭。如文中“我”的自述：“像 postcard 上的画面，一切都太完美了。但是，一走近却发现大岩石和椰树周围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虫，不能靠近。距离还是必要的，距离是美。以这个‘距离论’来理解我爸爸，我逐渐明白他打退堂鼓的心态。”

第二种则是“我”的隔夜菜。对于“我”来说，寻根从一开始就是一道父母留下的“隔夜菜”，充满着长辈记忆但对于我来说食之乏味。父母留给孩子的隔夜菜是他们心意的表现，而作为孩子虽然不想吃但是会因为父母的一番苦心去吃这道隔夜菜。学

---

<sup>64</sup>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页 105。

<sup>65</sup> [法]Maurice Halbwachs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 95。

者张松建在他的论文《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谢裕民的离散书写》提出虽然谢裕民的祖辈从唐山“过番”南洋，但其本人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公民，从未有过“离散”（Diaspora）的经验。<sup>66</sup>第三种是同化于当地但又仍然尊重家族记忆和传统的莱伊伯父。这三个人物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感受与看法与较早前讨论的王德威的身份论产生了联系。在历史与身份叙事脉络中，笔者认为从“我”的父亲的经验与想法来看，他符合了王德威三民主义中的“后遗民”。“我”是“后移民”，莱伊伯父是“后夷民”。

## 第五节 小结

笔者在这章通过《重构南洋图像》里的两篇小说，〈岛屿前身〉还有〈安汶假期〉分别讨论了谢裕民对于新加坡历史主体性和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岛屿前身〉中以历史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并对历史文献的不断追述和考究，与〈安汶假期〉中的“我”与 Jolanda 对祖先笔记，还有荷兰殖民史的追求和自我反省，表现了作者对于书写历史（written history）与历史文献的尊重与负责。〈岛屿前身〉通过不断翻阅历史，表达了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他人历史的脚注。文本一方面展现了新加坡不具有主体性，另一方面把新加坡作为主体在文本中讨论。〈安汶假期〉内的寻根之旅始于父亲华人身份所带有的一种暧昧与不确定的历史想像。结合作者谢裕民的身份与经历，小说中的“我”对待新加坡身份的看法隐射了作者的真实个人想法。作者与“我”一样，用观看者的眼看待父亲寻根的过程，但却在探索的过程中被祖先发黄的信纸内的笔记激发了对历史的追求，表现了他对书写历史的尊重和好奇心，同时也激发了对寻根的热忱。这段情节还反映了文学文字介入历史的张力，再次体现了作者对书面历史的记载的重视。“我”与父亲成功寻根证明了祖先可以作为一个记忆之想象共同体为基地。而父亲失望而归反映了想象的文化根已不存在。寻根在父亲的身上成了一种自恋的仪式，而在“我”身上寻根如同父母的隔夜菜，是一个不属于“我”但被传承下来的东西。至此，笔者认为谢裕民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是从较早前王赓武、洪美恩等人讨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在地化。从《安汶假期》“我”的经验再次验证了文化认同是具有流动性，同时也表达了个体经验的重要性。

---

<sup>66</sup> 张松建 《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轮，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 —— 谢裕民的离散书写》，（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 31。

### 第三章 《建国》：国家和个人的双重书写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在此当中，人们会因工厂制造愈来愈多便利生活的东西，而日子过得更好……念诗写作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元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螺丝与车床的转动更能够起动我们的现代世界。”

—— 李光耀，1961 年国庆演讲

在官方历史论述中，史丹福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于 1819 登岛开埠之际即是“现代新加坡”（Modern Singapore）的诞生。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政策给这个小岛带来优越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使经济与贸易得以在开埠后急速增长。20 世纪初，新加坡已成为亚太区金融和经济活动组织中心。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国家发展蓝图中对现代化的追求带动了国人对于经济与物质的追求，满足物质条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家经济的追求和憧憬使得物质先于一切成为了社会共识，造就了新加坡的 5C 文化（Cash, Car, Credit Car, Condominium, Country Club）。新加坡政府为了让国家和国民生计与国际接轨，独立后的她迫切发展经济。对经济的追求让新加坡无可避免追向社会的现代化。学者 CJ Wee Wan Ling 指出，新加坡官方的故事都把焦点放在执政党如何将小渔村一般的新加坡变成一个强大经济体。在有关新加坡历史或建国史的话题讨论中，很多时候政府的官方论述占据了社会的主要话语权。长期以来新加坡人民作为接受讯息的那方一直处于被接收信息的配角。<sup>67</sup>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定义进行了解释。首先，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绝大多数处于一个分散的、相互没有联系的状态。但他们却能够通过各种媒介“想象”出一种能把大家联系起来的整体。第二，这个共同体有着有限的空间与边界。因为在它之外存在其他类似的共同体，由这个边界就产生出“主权”的概念。第三，这个“主权”的概念之广义的共同体作为集体本身就拥有一种基于想象的至高权力。第四，“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的平等社群。换言之，nation 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

---

<sup>67</sup> CJ Wee Wan Ling (黄万灵) 是南洋理工大学英文系教授。"Asian Values", Singapore, and the Third Way: Re-Wor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October 1999, Vol. 14, No. 2, ASIAN WAYS: ASIAN VALUES REVISITED (October 1999), pp. 332-358

“公民全体”的概念。Nation 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想像的形成有赖于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一是宗教共同体及其王朝和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导致了人们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并由此诞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报纸和小说的出现也为民族共同体的想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手段，也就是说民族这个概念最初是通过文字来进行想像的。二是需要“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拉丁文作为宗教的使用语言，随着宗教地位的衰退而逐渐没落，方言成为快速成长的印刷资本主义的语言，随着各种印刷品的流行，使用同一方言的人群形成了特殊的认知共同体，这就是“民族”的原型。<sup>68</sup>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认定“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制品，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了解新加坡建国背景下，在这一章中笔者将会从谢裕民在 201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建国》出发，展开对“国族身份”的讨论。《建国》写的是男主人公王建国在 2015 年的所思与所遇，还有他回顾这一年恰逢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国家发生的事情。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成功故事的代言人，他无法参加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的庆祝会令国人感到格外惋惜。李光耀的离世也把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推向最高点。新加坡在短短的五十年里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跨越成为高收入国家，在这个成功的论述中，李光耀厥功至伟。稳定的政治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府、人均 GDP5 万美元、几乎人人有房住的政府组屋政策、花园城市，这些使新加坡闻名于世的耀眼符号都与李光耀几十年执政的强势领导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李光耀也曾煽情地说：“我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笔者认为，李光耀和建国五十周年这两件事对《建国》的文本创作具有符号性意义。王建国对于建国总理存有敬畏之心，还有他本身与国家重叠的故事使得建国与国家发展产生了对话。华校生的身份把他排挤于国家发展轨迹之外，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在新加坡官方历史叙述中，李光耀是一位被推上神台的人物。新加坡的建国史总是以“李光耀的远见治理新加坡，创造经济奇迹”。作为整个官方叙事和新加坡成功故事的核心人物兼主要代言人，建国总理的离世对塑造新加

---

<sup>68</sup> [美]班纳迪克·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2010），页 40-43。

坡的官方叙述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李光耀的去世让国人庆祝国家独立五十周年之间的爱国氛围更加地高涨。另一方面，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最佳代言人，他带来的光环一直支撑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团队。这使得他的离世让新加坡政府能否延续强制管治成为了疑问。尤其在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互联网盛行下，政府难再主导舆论。李显龙总理面对执政党支持度的滑落，或许意味新一代国民要求分享更多的权力。被称为“弱勢的强势政府”的新加坡现政府，能否在分权时保持强势领导？这是关乎新加坡未来盛衰的最大悬念，而李光耀的逝世也将这个悬念推向最高点，成为万众瞩目的话题，也是作者很关切的问题之一。

### 第一节 建构新加坡认同：〈SG50 辞典〉

根据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思路，2015 年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举国上下通过符号性的“SG50”，是打造出的一个超越本地种族、宗教、语言与社会背景的新加坡国族身份和民族凝聚力的最佳时期。SG50 企图通过大众媒体去塑造国族身份认同，作为小说《建国》的附录，〈SG50 辞典〉是由建国编撰的有意识地通过他的视角来决定词典里的词，进而展开关于新加坡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讨论。

附录在《建国》内的〈SG50 辞典〉起到了补白的作用，词典里记录了存在于新加坡但比较少被关注的边缘人物和事件。在建国叙述个人与国家故事以外，辞典以一种“画外之音”新闻关键词的科普方式记录了 2015 年的事件。笔者认为穿插在《建国》的〈SG50 辞典〉记录并反映了对社会底层或者那些不那么被关注课题的关怀。比如说在辞典 1 出现的“加冷古尼”和第 33 节补记中的“Chinese helicopter”是通过介绍边缘弱势群体的词汇科普让这群被社会主流言论淹没或是遗忘的边缘人士有机会表述。

“加冷古尼”源自马来语 Karung Guni 的音译，指的是回收旧货的人。加冷古尼时常会在组屋区推着手推车流动，按喇叭并大喊“Karung Guni”来通知居民他们的到来，让有意将旧货卖给加冷古尼的人可以下来交易。随之，加冷古尼会把这些旧货卖给回收工厂或者是跳蚤市场。另一个词汇“Chinese Helicopter”，是被收入进 2016 年牛津版英文词典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贬义词。它所指涉的是接受华文教育，英文能力有限的新加坡华人。它来源自建国初期华校生因为英文发音不标准，但要用英文表达自己是受中文教育时，把“Chinese educated”说成“Chinese helicopter”的戏谑。

新加坡五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与安稳富足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招牌。然而“Karung Guni”和“Chinese helicopter”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建国五十年里在财富与身份认同上被落下的边缘群体。这些弱势群体本应该得到更多的帮助以与国家总在强调的“平等”、“共创未来”的口号达到契合。但实际上这些边缘且未能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在国家繁荣稳定的景象中淹没。将这些词语记录在自编的词典中，具有将它们的历史纳入国家进步发展大叙事的功能，同时也显示出这种话语的软肋。

<SG 辞典>中还有带有戏谑和反讽的词汇。比如说第九个词汇“搞笑诺贝尔奖”（Ignoble Nobel Prize）记录了在1994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获得该诺贝尔奖的心理奖。获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三十年的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严格的社会行为管制。如禁止随地吐痰、禁止吃口香糖、禁止随地丢垃圾等等。任何违例者都会被依法处置。新加坡也因为她的严格法律被西方世界誉为“FINE CITY”（这里的“fine”一语双关）。

王建国主张国家“一个五十，各自表述”。他把这一年的报纸都收起来，把“有用”的记录下来编辑成这本SG50辞典。<sup>69</sup>从辞典的形式来看，辞典的新闻性关键词凸显了作者非职业小说家和报社编辑的身份。<SG50辞典>是一本在地性很强的字典工具书。它除了对2015年进行了记录，编辑这本让新加坡人深有强烈共鸣的词典是对新加坡认同的塑和强化。这一年新加坡到处都充斥的“SG50”符号是新加坡政府向人民传达的思想和政治理念的最佳渠道和时机。辞典是一个指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产物。笔者认为辞典的编者通过编撰辞典获得了话语权。对于失业多年长年在家当家庭主夫的王建国来说，编撰<SG50辞典>成为他唯一一次可以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机会。至此，笔者认为这本<SG50辞典>也反映了作者对新加坡关切之心。建国这个一个失意的主人公/叙述者作为切入点如何反映作者对国家的关心？作者关心国家、叙述者则在泄愤，怨恨当权者/国家？作者认为这些不得志的人其实是被国家辜负的人？笔者将带着这些问题，通过文本分析进入更深入的探讨。

---

<sup>69</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31。

## 第二节 一个国家两个论述：“建国”故事的重叠

Jackie Hogan 提出国族身份的论述是通过性别化和种族化来反映与加强权力的等级制度。<sup>70</sup>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则认为男性在当代的民族国家内时常被塑造成自然的国家统治者与建构者，而女性则以抽象的方式象征国家。<sup>71</sup> 笔者认为作者有意地以性别再现国家，把男主人公王建国与新加坡的建国史放在一个平行的叙述框架，加强和内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建国》是与新加坡产生对话空间的文本，《建国》与小说男主人公王建国在名称上的重合是作者有意的写作安排。吊诡的是小说讲的不是两个平行的成功故事，而是国家成功了，作为男公民的王建国失败的故事。为什么作者选择用一个失败的建国去讲国家的成功故事？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个人的失败挑战了主流的成功国家神话。

笔者认为从王建国的人物形象与经历表现了在新加坡，个人从来都无法独立存在。而是深度地结合了家庭资源，社会身份共同立身于世界。王建国的失败带有传承性，文中写道：“他（建国）跟他老爸一样，中年失业，他老爸更糟，来不及转行，最后闲赋在家，郁郁而终。新加坡成功了，但老爸失败了，建国极力要摆脱他老爸的困境，不想儿子看到一个郁郁而终的老爸。56 了，还有什么不测风云吗？”<sup>72</sup> 建国在中学毕业后担任新加坡某个正度部门的建筑绘图员。到了八十年代，政府部门因转向私营化，使得建国在 44 岁那年被裁员。从此以后他不再拥有全职工作，家里的生计主要靠他妻子的工资维持。建国回归家庭当全职的家庭主夫，在家给两个儿子和老婆煮饭。平日有空的时候则帮忙亲戚的孩子补习还有买股票赚取额外收入。对于这样的生活，建国没有特别伤心，但总有一股不安感和不自信伴随着他。

父亲生意的失败和他失去一份自认为是铁饭碗的政府工作对他有打击相当大，但是不至于击垮他的生活与斗志。失业后的他试图希望通过修读理工学院的课程来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可是在报名的时候被告知因为学历太低和英文水平不达标不具备申请的条件。想要进步却无法进步的窘境让他最终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妻儿，也渐渐地不再和朋友们有联系，仅与几个关系要好的亲戚有联络。“没上班的日子，建国

---

<sup>70</sup> Jackie Hogan, "Nations of flash and blood: gender and race in the national imaginary." In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United States: Routledge, 2009), p. 6

<sup>71</sup> Jackie Hogan, "Nations of flash and blood: gender and race in the national imaginary." In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United States: Routledge, 2009), p. 7

<sup>72</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75。

开始在家帮长补短，渐熬家庭主夫，学会把尊严与衣服一起丢进洗衣机搅洗；将理想与灰尘一起拭去，不能有想法、看法，一定要先稳定阵脚。他知道太太的日子比他更不好过，现实要守住工作，再是面对夫家和娘家人的嘴脸。朋友的‘关心’还不算在内。建国从此避见所有人。”<sup>73</sup>

有趣的是，王建国虽然事业无成，但是他从来怨天尤人地没有把自己的失败怪罪他人。他也从未失去对国家时事的关心。在一次和儿子们聊到年轻一代人的“不幸”是因为“阿公”（长辈、国家）照顾得太好时。所以建国教导儿子们说“人间事物，只能人家给，不能求；求便失，失则亡”，凡事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儿子听了后说他“pro-government”（倾政府），帮政府说话。建国内心苦笑，觉得自己没有 pro-government,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 pro-government, 他这辈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然而建国马上意识到自己或许不该和孩子说凡是要靠自己，担心儿子未来反驳他“你靠自己又靠得怎样了？最后还不是靠老婆。”

以上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地表现了王建国作为父亲对孩子传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人生哲理。可是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他又因为自己失败的经历感到心虚，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和孩子说这些话。结合这段情节与人物经历，笔者认为王建国这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新加坡良民的矛盾性——国家政策拖他后腿，他似乎是有意识知道自己处于弱势，但却又无法在明处反抗。

相比于《建国》中的王建国，谢裕民在 1995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国语》，讲述了一个典型新加坡人王国民的故事。“在一个讲法律的社会，一个懂得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的人一定会赢。”<sup>74</sup> 对新加坡法制社会以及政策了如指掌的王国民深知新加坡体系制度内的优缺点，懂得为自己从体制内得到好处。比如说，趁房价低迷的时候他会炒房炒股。王国民凡是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就会投诉，利用制度来为自己发声：“身为公民和纳税人，我们应该享有该享有的，同时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否则就是一种浪费。”<sup>75</sup> 王建国的精打细算，偶尔顺惠旁人，一切以利己为中的的人物性格描写是谢裕民针对新加坡国民的劣根性进行的描述。笔者认为王国民是每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读者在阅读时会产生联系的人物。他的利己主义与新加坡追求经济发展和精英主义

---

<sup>73</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39。

<sup>74</sup> 谢裕民《一般是非》（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99），页 13。

<sup>75</sup> 谢裕民《一般是非》，（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1999），页 18。

制度都达到了契合与共谋。《国语》到《建国》虽然间隔了近二十年，但作者延续了以国家男性化作为国族身份的建构。但展现的两个男性主人公却截然不同。事业无成的王建国虽然对生活充满了无力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关心。他编撰的那本〈SG50 辞典〉加深了他与家人日常话语以外对国家事物的关注。笔者认为，这本辞典同时也是作者谢裕民以官方论述以外的人民视角去书写历史，强调了被压迫者、穷人、边缘化群体的视角，通过王建国隐射了他自己对新加坡建国五十年的看法。但这种对社会的关怀在新加坡却又不被讨好，这让建国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这种边缘视角对社会很重要但却不受欢迎。这本小说很有意识地表露出建国进退两难的处境，而这也正是作者谢裕民的书写立场。

### 第三节 《建国》碎片化历史写作

谢征达对《建国》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作者谢裕民尝试在报纸新闻中讲述多元历史的可能，以隐喻的方式表现新加坡历史的不完整。第二，作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作者，谢裕民欲创造“微历史”的解读。所以文本的创作是在试图寻找出一个可以自主挖掘与探索的地方历史轨迹。<sup>76</sup> 王建国对历史叙述也进行了质疑，浮现出独立的思维。小说的开端即对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进行质疑，建国为此主张“一个五十，各自表述”，质疑新加坡所拥有的历史年度。因为在无意间发现新加坡的历史可以往前跨越到七百年时，令他对当下的时间锚定感到极度不满，并说道：“历史往前跨越 700 年，无论光辉或黯淡，都是重大事件，为什么 50 年来不见大量的讨论，报道，只是教科书说了算。同一个地方，正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是不是可以庆祝跨前 700 岁？”<sup>77</sup> 建国其实很常对自己的人生产生质疑，他越来越不明白社会与生活追求精准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开始寻找令他快乐，同时保持精神自主的方法：创作〈SG50 辞典〉。

作者认为许多小故事串联而成的小说就如同烤肉串（Satay）一样，要有“竹签”把它串起来，需要寻找一个能将许多故事串连在一起“竹签”，而写小说的那个

---

<sup>76</sup> 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 27 期》，109 年 3 月，页 265-290

<sup>77</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任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266。

人就是“竹签”。<sup>78</sup> 竹签身为把肉块串联在一起的骨架的作用是让肉串能够自成一体。《建国》没有大章节的叙事，而是把几万字的篇幅分成了 128 小节，中间穿插了 12 篇〈SG50 辞典〉。这种结构和内容的碎片化在形式与内容都颠覆了传统的长篇小说。在一次访谈中谢裕民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说：“作者想从报章新闻记录 2015 年的新加坡，因此小说的新闻叙述都是平实而中性的新闻体，与小说叙事抽离与区别（就是没什么联系的意思）。这在阅读上或不顺畅，但有必要。”<sup>79</sup>

从谢裕民的以上言论可知晓的是，身为作家的谢裕民深知小说中的新闻叙事与小说本身放在一起是不顺畅的但却又有放在一起的必要。笔者主张通过文本分析与 SG50 的结合，认为作者创作意图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新闻作为通过报纸、电台和广播等媒体途径所传播信息是记录社会和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新闻背后的信息在呈现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筛选、编排，还有加工后，才会被发表让公众阅读。作者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那些本他选入小说中的新闻也是经过一个筛选的过程。在当今这个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早已被大众媒体充斥，所以笔者认为碎片化的写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创作手法。因为现在社会信息量太大，以至于让碎片化写作成为抵御碎片化时代的一种文学方式。

在一个信息泛滥、碎片化的时代，作者结合文学虚构人物王建国与新加坡建国的史实，提醒读者碎片化历史、文学还有讲故事的重要性。同时，还向读者分享了一个具有新闻事实的新加坡，提供给读者能够在阅读后根据有判断力的文学思想空间。

《建国》内的新闻种类可以大致上分为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政治新闻主要是李光耀在过去执政期间的话语还有 2015 年新加坡大选期间政客发表的言论与发生的事情。社会新闻则是 2015 年印尼烧树林导致新加坡被雾霾笼罩、李光耀儿女闹翻、三天两头瘫痪的地铁还有同性恋课题的讨论。在整个大环境的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这些新闻引发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建国五十周年爱国的意识形态气氛。笔者认为作者有意通过这种看似没有关系的两个文本的结合，激发与提醒读者们应思考官方塑造的“新加坡故事”是可以通过其他角度进行不同的诠释。比如说夹杂在文本内的〈SG50 辞典〉就充当了补白的作用。这种补白不是反政府或是试图推翻官方历史，而是历史事

---

<sup>78</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153。

<sup>79</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283。

件的基础上选取不同的角度进行更多元与丰富的讨论，把一些官方不愿再提起的事件和群体放进国家叙述中，通过新加入的声音和一些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展开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讨论。

建国还有个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名叫立国。这里隐喻了主角与国家的关系，同时还对应了新加坡在 2018 年开始采用的“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sup>80</sup>等政策方针来对年长人士提供关注与优惠。<sup>81</sup> 笔者认为，选取建国这个国家发展中的失败者作为叙述者的原因是因为作为失败者，并不拥有大历史的话语权，所以只能通过碎片化的话语和历史去讲述再现自己的事情。另外，华校生的身份也作为竹签将新加坡建国时期的碎片历史串联在一起。

再来，建国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与国家成功叙事制造了一种反差，同时也体现了在新加坡的大环境下，像建国这样事业无成却又关心国家大事的良民在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下没有什么好下场。与之对比的是像王国民这种精打细算的国人混得有声有色。把这两个人物形象与国家的发展放在一起令人感到心寒。这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现象的迫切感，还有他希望国家能够变得更好的愿望。

另外，像建国这样被国家抛弃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建国身为一名华校生还有文本中提及“Chinese helicopter”等词汇的出现，让笔者觉得作者希望为华校生平反。“小说里都有作者的身影。‘婴儿潮一代’与‘报社编辑’都来到小说中的第一个标题”。<sup>82</sup>

从作者谢裕民本身的经历还有建国的经历来看，笔者认为整本小说另一个重点就是作者通过建国为华校生平反。建国的坎坷事业反映了华校生在那个时代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平对待。这不是把建国所任职的公司的的问题，而是在新加坡建国初期语言政策所遗留的难题。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语言政策把新加坡的华人从语言层面上划分了阶级（Class）。虽然新加坡的社会论述不以阶层划分，但政府的语言政策把华校生放置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实用主义和语言政策让会说英文的人成为社会上高人一等的

---

<sup>80</sup> 新加坡政府对“建国一代”的定义是在 1949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出生，并在 1986 年 12 月 31 号或之前成为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生活或者工作的第一代任。“立国一代”则是出生于 1950 年 1 月 1 号到 1959 年 12 月 31 号，并于 1996 年 12 月 31 号或之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

<sup>81</sup> 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 27 期》，109 年 3 月，页 265-290。

<sup>82</sup> 谢裕民〈写给未来看的书——陈宇昕与谢裕民对话〉，收录于《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282。

群体。相对于英文伴随殖民主义进入新马场域形成的霸权至今，中文/华语/华文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殖民语言。<sup>83</sup> 华语（Chinese Language）沦为弱势语言（minority language）。由多元种族构成的新加坡，华族后代虽然是新加坡的公民，可是他们的母语，华族语言（华语和方言），从殖民地时代至今依旧被演化成“弱势语言”。<sup>84</sup>

著名法国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解释了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义和语境的支配。语意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语言的社会环境。<sup>85</sup>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不是相互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的研究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sup>86</sup>《建国》充斥着很多 2015 年新加坡执政领导人发表有关新加坡反思过去和未来的话语。小说记载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2015 年最后一天向全国人民回顾他认为今年最难忘的四个时刻：第一是 3 月 29 日，国人送别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感恩令人动容。第二是 7 月的首个周末。在这三天内，李显龙出席了五个庆祝种族与宗教和谐的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突显新加坡社会的多元与国家的身份认同。第三是 8 月 9 日，金禧国庆庆典之际回顾过去五十年的国家发展。最后是 9 月 11 日的全国大选，感谢人民再次让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继续为人民服务。

李显龙作为新加坡最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他以上的这番言论具有政治宣传作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国家意识。企图塑造和凝聚国人，让国人意识到国家的脆弱性和局限后愿意与政府一同面对未来的挑战。然而，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的平等社群。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具有有限性。这种共同体是可以被人为创造的。《建国》里记载了不少政府领导人画大饼的言论，比如在文本的第十五页，行动党新候选人安宁·阿敏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改

---

<sup>83</sup> 在 1957 年之前，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都属于英政府管辖。新马两地 1963 年合并，1965 年分家。

<sup>84</sup> 见许维贤的论文：华语语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志强和陈子谦的电影为例，页 52。

<sup>85</sup>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 135。

<sup>86</sup> 刘涛博士谈福柯和话语霸权以及东方主。中国崛起策二十九：国籍政治中的话语权与话语魔方，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514223/>（2008 年 6 月 22 日）

善现状，但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我们秉持的价值是什么。”<sup>87</sup> 政客们向国人的承诺进一步地强化了想象的共同。对于人民来说，憧憬未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像王建国这样在过去和现在都憧憬着未来，关心着国家大事却“这辈子生活在伟人（李光耀）设计的体制里，特别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他没跟上，成了这体制下的失败者。”所以，回顾这些拥有执政权力的人说的话，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发展政策上，新加坡对经济发展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追求又很自然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把实用主义贯彻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用主义也成为衡量各种政策和合理化的辩护。为了维护一切以经济增长的目标，所有其它惠及弱势群体的比如说设立最低工资、赋予媒体更多言论自由，重整劳工条约，对文化文学多家重视等等都在政府所需要的实用主义框架下被化解。实用主义成为管制人民最有利的武器。新加坡建国以来主张经济至上确实实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实用主义成为了发展经济，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最有利的说辞。在国际舞台上外表光鲜亮丽的新加坡在社会的深层次内有着一群被牺牲掉的一群人。王建国就是被牺牲掉的人之一。在历史的洪流中，建国是成千上万的失败人群中的一员。但有趣的是建国从未消极应对他所面临的困境，是个懂得苦中作乐的男人。他深知自己的困境，但仍然从生活中寻找一些事物比如说关心国家事实，照顾孩子的起居等等填补他在事业上的缺失感。小说通过新加坡碎片化的历史和政治叙述对照建国这个人物的境况制造了一种反差。“新加坡成功了，但我失败了。”建国的这句话很直接地表述了个人在集体内的不同与异声。

## 第五节 小结

综上所述，文本中“建国”的双重指涉有意地把国家与男性放在同一个框架内。在国族论述中，女性很少以个人面目现身。她们没有积极参与，只存在于隐喻的世界。<sup>88</sup>

作者谢裕民本身报章编辑的身份在文本内的 SG50 强调了叙述者的公共性。《建国》在国家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这个制造最佳国族认同的氛围下，以摆出事实的方式认可了新加坡政府为新加坡经济做出的贡献和改变。但同时，也不乏对国家的不足进行

---

<sup>87</sup>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8），页 15。

<sup>88</sup>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译《性别、认同与地方》（台北：群学，2006），页 263-265。

了批判。SG50 辞典以新闻性的新加坡年度关键词科普了非常具有在地性，且能够强化新加坡归属感的词汇。新加坡本土新闻事件的回顾制造一个记忆的共同体。笔者认为，虽然 SG50 辞典提醒读者不应该忘记新加坡在过去五十年那些不曾被官方叙述的历史。但是谢裕民〈SG50 辞典〉仍然是经过作者有意筛选的词典。毕竟所有底层叙述都是关于底层的某种话语实践。文本以失败的男主人公建国的个人故事与国家的成功叙事制造了反差。新加坡作为一个由百分之七十华人组成人口的国家在独立后继续努力地通过社会的各方面建立一个国家认同。这个以经济为主的国家认同在这个文本中遭受作者的挑战，当官方论述与公民社会相互对立的时候，处于边缘的群体面对政策与体制上的压制时常令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建国》以新闻性的创作方式把新加坡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反映了多元历史所带来更有包容性的讨论空间。

## 第四章 《放逐与追逐》、《建国》与《m40》：两性关系的困境

新加坡的现代国家建设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在建国后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并且照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构建国家制度。现代化赋予了人们更好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以前简单纯朴的价值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消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变成人民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在有关于国家制度的建构中，种族、经济政策和两性平权是时常被拿出公共范围讨论的重要议题。政府也格外地强调他们的公平性。然而在现实中，仍然存有着些许多不平等的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已经被内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在谢裕民的两性书写中，笔者就发现了一些隐晦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出生于1959年的谢裕民和国家平行成长的经历赋予他机会去捕捉新加坡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比如说，现代化影响了两性在社会的结构。谢裕民笔下的女性人物具有超前的提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优越感不再如前。吊诡的是，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她们同时面临很多女性身份所带来的矛盾与挣扎。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与两性描写具有着很复杂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笔者认为有趣并且值得通过文本分析去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所以在接下来这章会通过谢裕民的两本长篇小说《放逐与追逐》和《m40》作为讨论文本，对两性在现代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

### 第一节 性别建构、成长小说、现代性

在进入文本分析前，会先梳理性别建构、现代性还有成长小说的概念。因为这三个关键词与文本有着重要的连接作用。在性别研究上，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提出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它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sup>89</sup> 性别在社会生活亦或是在文学创作还有文学研究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存在。它是与阶级、种族、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的合纵交织。这让性别与文学有一种深刻又复杂的联系。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性别研究中，社

---

<sup>89</sup> 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麦果文化，2018），页181-182。

会建构论超越了原本占主流的本质主义生理决定论。后者也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从1960年代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在于：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物种基因，而是许多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性别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个人生出生之际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只有在经历了社会建构之后才获得了性别认同，成为男人和女人。生理性别指身体上天生的性别（Sex），即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分别包括男性、女性。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日常生活中扮演的性别角色（Gender Role）。社会性别既非内在也非固定，它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所以社会性别是经过社会建构的符号。<sup>90</sup> 对于女性主义与性别批判者而言，两性的文化属性是一种他人的建构。对她们来说，讨论的重点，即关键性的差别不在于自然的生理差别，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带有权力关系的文化与社会的身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在不同场所扮演着不同角色。比如说在家庭中扮演着儿女与父母，在工作上则有自己的岗位与责任。理论上不同性别的个体都会根据自己的性格担任着不同的角色。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长期形成在社会中的性别观念会对个体造成影响，甚至阻碍他们原本的想法去迎合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因此理解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表征对性别的影响，了解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角色的分工对实现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sup>91</sup> 现代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人们抛向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sup>92</sup> 独立后的新加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深，社会与文化风貌有着很大的改变。现代性作为新加坡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元素，它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里对于性别建构的新讨论空间。谢裕民在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放逐与追逐》是一本关于新加坡青年福良中学至成年的个人小说。作为新华

---

<sup>90</sup> 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麦果文化，2018），页181-182。

<sup>91</sup> 陈莉，石晓柯，欧瑶《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动态性》，见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2021年7月31日）

<sup>92</sup>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页4。

文学的第一本长篇成长小说，主人公福良的成长经历与新加坡社会之间具有很大的张力。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根据《巨人传》、《痴儿历险记》、《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等经典文学作品总结出成长叙事中，个人成长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sup>93</sup>。就此而言，成长叙事反映了作为“社会关系的综合”的人物和所处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赋予当代成长叙事独特的重要性。1795年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开启了“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先河。这本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古典范例，为成长小说奠定了主人公的发展基础，即“使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力量便是世界”。<sup>94</sup>成长小说从“内在塑造”转向“外向的经验”，强调了人的社会化过程。“成长”作为个体生命的重要体验和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关于成长小说的概念，苏珊娜·霍伊给出的定义为：“成长小说主人公独自踏上旅程，走向他想象中的世界。由于他本人的性情，往往在旅程中会遭遇一系列的不幸，在选择友谊、爱情和工作时处处碰壁，但同时又绝处逢生，往往会认识不同类型的引领人和建议者，最后经过对自己多方面的调节和完善，终于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sup>95</sup>

在成长的叙事上，巴赫金还提出成长叙事的出场是传统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标志。在他看来，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对时空观念的转变。与传统小说纯粹从空间、静态等角度观察世界不同，成长叙事由于引入了动态的时间观念，主人公的形象不再是“统一体的静态性”——“人物性格”固定不变，变化的只是他的“命运”。成长叙事是“动态的统一体”，不仅主人公的“生活、命运、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是“性格”在小说中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情况被巴赫金称为“人在历史中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内部，而是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

---

<sup>93</sup>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sup>94</sup> 郭建译、弗朗索瓦·维斯特《“启悟小说”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03。

<sup>95</sup> Howe, Susanne. *Wilh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pp.49.

代转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sup>96</sup>

谢裕民在 2015 年出版的青春成长小说《放逐与追逐》开辟了新加坡华文长篇小说的新想象。小说的主人公福良的成长经历与作者谢裕民的个人成长经历有高度重合，展现了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末的社会变化和问题。中学时期的福良在下课后会到父母的云吞面摊位帮忙。空闲时与伙伴玩耍、打架或闲逛。福良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新加坡男孩。然而在遇见初恋女友秋云后，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思考。福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与初恋女友秋云的交往，童年玩伴红龙被人打死经验让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架惹事。秋云父亲临时匆忙安排她去英国留学的决定打断了福良和秋云之间懵懂的爱情。秋云的离去让福良初次体验无力感。福良在 18 岁服兵役期间与 Eileen 相恋，进入职场后遇到了小愿，两人后来成为夫妻。中年在异国与初恋秋云的重逢等等除了证明岁月的流逝，也体现福良心境的变化和物是人非的人生常态。“成长”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向成熟的阶段发展，二是生长。在笔者看来，成长是由个体主动和被动去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为此做出选择与承担责任。人作为经历成长的主体，有两股力量拉扯成长的经历。一是被动，即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所造成的一种被动改变。另外是个体自我向上的主动性。然而每个人又是那么地不一样，所以就算生活在同一个社会背景下，性别差异还有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都会影响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方式。《放逐与追逐》作为一本成长小说，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新加坡华校男孩的个人成长故事。成长叙事以动态的时间历程考察人的主体生成，为读者展示人物经过时间的淘洗和磨砺所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这源自于现代性思维所包含的一种社会历史进化论，在运用到各主题生成历程中就成了生命过程进化论，往往会将生命理解为一个天真幼稚的过去。其次，现代性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个人的独立、觉醒和解放。个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可以发挥主观意志能动性去争取和选择自己的成长和发展之路。有介于成长者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差异，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主体生成往往会呈现出带

---

<sup>96</sup>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 217-440。

有各自时代特色的独特风貌。<sup>97</sup> 综合以上对成长小说、性别建构理论还有现代性的讨论，接下来会通过《放逐与追逐》的文本细读进一步展开讨论。

## 第二节 爱情中受挫的男性

### 1. 福良与小愿 —— 阶级

女性人物对男性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98</sup> 福良的“自我”认知是通过与异性的交往而得到启蒙。小说的男主人公福良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都与一个女性人物捆绑着：中学时期的秋云、服兵役时期的 Eileen 还有一起进入婚姻殿堂的小愿（Jennifer）。他人生的每一阶段都与一位女性挂钩表现了两性的成长是在彼此参照中完成的状态。福良与秋云还有 Eileen 的交往过程反映了不少背离传统性别论的现象。举例说明，在父权社会规范中，生理男性被理所当然地要求应该拥有阳刚气质如：坚定、自信、强壮、自立、领导力。另一方面，生理女性则被规范为阴柔气质，如：温柔贤惠、具备洗衣做饭的能力还有相夫教子，婚后做个贤妻良母。可是福良作为一个男性，并不具备传统中的阳刚气质。他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男人。从他的性格、心理描写还有工作能力表现了男性的失能。相反地，他的女友们总是比他自信、优秀，对未来很有规划和想法。

福良与秋云的爱情始于班主任委托福良给来自印尼的转校生秋云补习华文。刚开始百般不愿意的福良在和转校生的朝夕相处下，彼此为对方都产生了情愫。秋云是印尼富豪的千金，福良是小贩的儿子。天性敏感的福良因为两人的身份与阶级差异备受困扰。在与秋云的接触中，他时常会因为自己的贫穷感到自卑。比如说，因为家里买不起电话，福良会去邻里的印度摊租用电话和秋云通话。有时候在通话之际，秋云不经意地问为何电话里有杂音并得知福良家里没电话时，福良下意识地会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而感到很自卑。另外，当秋云兴致勃勃地想要去福良父母开的云吞面店吃饭

---

<sup>97</sup> 王寒松《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北京：青年出版社，1997）页 17。

<sup>98</sup> 谢裕民：“名字作为符号，这里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更适合角色当下的身份，像红龙、狗屎、阿妹或亚河、英俊、天顺，也都具有时代色彩。以女友的名字作篇章，是按“编年史”——先后。当然，从男主角的角度，则是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对异性的选择。写完后发现，其实男主角只喜欢一个类型。秋云与小愿基本上属同一种类型，所以一开始喜欢的和最后结婚的都是同一类型。Eileen 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最终分手。这不在作者最初的意念中。”，见谢裕民《放逐与追逐》，页 229。

时，福良感到很难受。对于福良来说，秋云对他生活的探索令他感到不适与难过。福良的生活对秋云而言是个新鲜、好玩的世界。可是福良却对自己所拥有的而感到自卑。他对秋云所充满的复杂情绪折射出新加坡社会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及有钱人的小孩起跑点远远领先于穷人孩子的现实。

福良与初恋秋云的爱情曲折是因为阶级意识与随之而来的落差感的出现。阶级造成的距离让福良感到自卑和无奈，年龄和身份地位的限制让他不足以去抵抗。两人完全不同的物质世界和秋云的好奇心让内心敏感、擅长观察周围的福良心里充满矛盾和失落感。相遇是偶然，但阶级的差异让他们注定不能在一起。青春期的启蒙爱情与无力改变现状的现实带给福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福良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与秋云的交往中，秋云多次问福良有关于未来的计划。但福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总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面对未来。后来他问了周围朋友这个问题，大家回他：

“疯的！想那么多干嘛？以后还久，以后的事很难说，想多了会疯。”身为富家小姐的秋云，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家人为她安排前往英国进修。另一方面对于小贩的儿子福良来说，他长大后不继承父亲的摊位已经是一件令他感到欣慰的事了。他只知道自己不想和爸爸一样做小贩，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少年福良与初恋女友秋云的爱情是一个富家千金与穷小子的浪漫化故事。这段感情表现了福良作为男性的挫折感。家境贫穷带给福良的自卑感与无奈，加上秋云的乐观与对人生的积极让他体会到了与女友的不一样。秋云和福良的谈话与福良和朋友们漫不经心的对话透露了新加坡社会里不平等的现象：只有有钱人的小孩才能计划人生，拥有把握未来的能力与信心。对于没钱的小孩来说，未来是一个遥不可及，充满未知和恐惧的名词。

## 2. 福良与 Eileen —— 性别

经历了与秋云爱而不得的感情后，福良在十八岁服兵役时期遇到心仪的 Eileen 时鼓起勇气大胆示爱。但他们爱情只维系了很短暂的时期，而导致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两人想法上的差异，尤其是 Eileen 和老板过度亲近的关系让福良无法容忍。

作者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较少对女性人物进行细节性的身体书写，但还是不免透过男主人公喜爱女性身材的眼光表示对女性人物的爱意。男性对于女性观看最直白明显的就是对于女性身体的观察。福良喜欢 Eileen 因为“她的大方、直白，还有嫵

美模特儿的线条，她穿高跟鞋几乎跟他一样高。她应该去当模特儿。”当福良在歌厅等待 Eileen 下班时，“Eileen 开怀地与大家嬉闹，让他看到她的另一面——有点近男人婆的潇洒，跟刚才走伸展台完全不一样。如果说现在的 Eileen 让他意外，刚才的 Eileen 则叫他吃惊，她完全是两个人，高挑，性感、迷茫，他不知道她有这么多可塑性，却乐于接受女朋友的多变。他一点都不喜欢这种场合，虽然都是女性；他更不喜欢那些跟她们一起工作的男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不喜欢他们阴阳怪气、扭扭捏捏的，跟那些模特儿在一起，简直是没有距离的姐妹。”这两段描述揭露了男主角对于心中理想女性身材的描述和期望，也显示了男性对女性刻板的性别定型，使女性作为被观看和被物化的客体对象。

福良对女朋友身边男性同事的想法揭露出他对不带有阳刚气质的男性的不友善眼光：“福良形容这群和秋云关系要好的男同事‘扭扭捏捏’”。这带有贬义的形容词意味他心目中对男人的标准是“扭扭捏捏”的反面——充满着男性气质如阳刚、直率、具有强烈好胜心。男性气质（masculinity）指男性具有成就取向和关注完成任务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男性气质固化和稳定的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成分：地位、坚强和非女性化。男性不能依赖他人、软弱、温柔等。男性气质总是与雄心勃勃、大胆，争强好斗，具有竞争力和性活跃的积极状态连接在一起。女性气质则是指具有同情心、对人亲切，关心他人等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女人味总与羞涩、腼腆、胆小、多愁伤感、温柔、在性活动中被动等特征联系在一起。<sup>99</sup> 性别认同与性别社会角色紧密相关，性别社会角色是指社会依照人们的生理性别将某些社会责任和权利交付给男性和女性，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家庭制度中的两性劳动分工，母亲角色与父亲角色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性别气质的范畴化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坚持把男人和女人的言行举止规定出具有排斥性的差异，并对两性行为作出不同的评价。男人要有男性气质，女人要有女性气质，以这样的模式维持一种二元对立。然而这种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与一整套社会性别规范和性别角色联系在一起，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基础。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压迫和束缚人之发展，在不断通过性别认同的“心理疾病化”固化人们的性别刻板印

---

<sup>99</sup> 知乎，《应不应该鼓励男生有阳刚之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2327701>

象。<sup>100</sup> 所以构建性别气质进而框定性别的行为，接着产生性别期待就会孕育性别歧视与社会阶层不平等的温床。福良对这群充满女性气质的男人感到不适，表现出福良在性别上的二元对立、主张以性别气质的建构实现社会性别关系的秩序。

在福良服兵役的这段时间，Eileen 则在她的事业上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她与福良最初认识的时候是一家公司的文员，不甘于现状的 Eileen 总是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比如学会计和兼职模特儿。随着时间的推移，Eileen 的模特工作越做越好，这也让她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然而这给福良又带来很大的落差感。福良因为 Eileen 周末排满工作没时间和他去约会倍感冷落，两人为此发生了矛盾。他的好友 Alan 和 John 调侃他为什么没有在周末和 Eileen 约会，还以为他们分手了。朋友不经意的玩笑戳中了福良的自尊心。在这些男性人物看来，女朋友周末忙于工作而没空约会就是对自己的冷落。这种男性对女性期待侧面反映出一种父权制内对于女性的矮化。男性对女性的事业忙碌看似不经意却带有恶意的评价正是阻碍男女在事业上获取平等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作者在此有意地提出一个他的质疑或者说一个让读者能够去思索的问题——为什么有事业的女人因工作忙碌而没空约会就说她对男人没兴趣。相反地，当男人为事业忙碌就是一种勤奋赚钱养家的表现。这种叙述折射出新加坡社会里对于两性的生活和工作上倾向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模式。另外，也反映了新加坡父权社会对异性恋中的女性造成的压迫。

后来两人因为 Eileen 事业上的进展引发了多次争吵，最后以分手告终。首先福良因为 Eileen 老板在工作结束后送她回家感到不满。接着，他又因为 Eileen 要去拍内衣广告而感到不开心。随后，Eileen 拍完广告后接受衣厂老板儿子的饭局邀约让福良彻底发怒。对于福良来说，女友赴约异性上司饭局的行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Eileen 不以为意地告诉福良不用担心，因为她已经有男友了。听了女友的解释后福良更生气了，他无法接受她与异性上司吃饭，反驳道：“工作是假的，追你是真的！你在玩火啊！还有你老板啊！也不是好人。” Eileen 让他别担心，因为老板已经有妻儿家室的男人了。福良听了后更气了。因为在男人的眼里，有家室的中年男人心机重，像 Eileen 这样没有什么社会和感情经验的小姑娘会被这种中年老男人耍得团团转。这样循环的争吵迫使 Eileen 意识到即便自己怎么解释，男友还是不能理解她。

---

<sup>100</sup> 同上。

从前的福良总说有理想的人最好，可是现在却因为自己因公事与异性上司吃饭而小题大做。最后，他们都无法为对方改变自己，所以决定分手。在笔者看来，两人生气彼此的出发点都情有可原，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思考立场的差异。福良作为一个男性还有他的经验和所见所闻，对他来说，男性对女性的友好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所以他无法接受女友和任何异性吃饭。Eileen 作为一个女性，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有男友的人了，但对她来说有男友和与异性接触没有冲突。况且她是因为工作原因和异性上司吃饭，她心理清楚底线在哪里，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虽然福良的担忧是希望给予女友保护，但是对于 Eileen 来说，福良说的每一句话都表现了对她的不信任还有占有欲。这段争吵写实地反映了异性恋情侣的矛盾与争执，也折射出新加坡父权制社会中性别气质对两性的影响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和控制欲。Eileen 的上进与福良的刻板体现了新加坡女性比男性更跟得上新加坡现代化的进程。Eileen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她一直为自己想要的付出努力，在事业上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她在职场上游刃有余，与异性打交道对她来说并无大碍。福良却总被自己的贫穷的原生家庭背景限制，感到自卑。他的自卑与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往后的事业发展还有与伴侣的相处。比如说，他无法接受和处理女友与其他男性在工作上的交集。在自己的未来规划上总是缺乏想法，他本身缺乏能力和性格上的优柔寡断让他注定成为被时代抛弃的人物。笔者认为作者有意通过福良的保守思想与局限性，批判新加坡社会里如福良这般的华族男性。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父权制将女性客体化，限制了女性在职业上的发展。而在这个文本中，作者通过 Eileen 这位向往事业的勇敢女性与优柔寡断的福良试图打破过去在事业上男强女弱的僵局。女性人物在此除了比男性更努力，她们也更加勇敢。Eileen 比福良更有想法，而且很独立。她事业的成功凸显了女性走在前端，福良则被抛在后面。

另外，两人一个华校生和一个英校生的背景也让他们产生了生活理念上的隔阂。福良贫穷的背景和华校生的身份因为时代语境和社会变化使他陷入自卑，让他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英培安在他长篇小说《骚动》的访谈里谈到新加坡华校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困境。当时，刚脱离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仍然使用前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作为官方用语。英语象征着权力，这让其他语言如华语、淡米尔语、马来

语等母语被划分为第二等语言。除此之外，英殖民政府为了培养一批管理人员，英校毕业生成为最适当的人选，在社会上占尽优势。华校生成为被歧视的一群。<sup>101</sup> 结合这段访谈和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来看，进入后殖民时期的新加坡获得自治权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后，英语语言的推崇和使用以及政治体系的构建仍然脱离不了前殖民者的魔咒，让不同的语言社群产生了分歧。另外，英培安在回应有关华校生的创作题材书写的问题时说：“他们是华校生，他们反殖民，他们有一个理想，他们希望成立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国家过更好，更有主权的生活，但历史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到后来国家成立了，在后殖民时代，我们变成了后殖民的国家。华校生的遭遇，在语文上面的遭遇，比在殖民时代更严重，语言更被矮化了，他们在国家成立之后，还是受挫的一群……他们还是被管制的一群。”<sup>102</sup> 英培安的这段论述显现出华校生在后殖民以及建国时期的尴尬处境。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的华族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自由。殖民主义的结构被保存，被殖民者自我矮化也持续着。语言政策就是这种自我矮化最明确的表现。即便在殖民结束后，殖民时期的某些状态没有被根除而仍然存在。揭示这种隐藏的权力结构正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英培安企图通过文学反映且改善社会的尝试。华校生的困境作为表现男性人物的挫败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凸显了作者有意地把读者带进具有时代与历史背景的文本里，强调了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对部分群体造成近乎是永久性的伤害。华校生的困境与男性的挫败达成了某种诉说的张力。它们的结合反映出新加坡在建国与现代化过程中赋予人们的沉重感，同时也反映了一种焦虑感。在有关华校生与新加坡历史的课题上，新加坡的著名社会学者郭振羽教授曾在2014年与学者南治国《问答郭振羽文化新加坡》的访谈中说：

“那时的所谓“华校生”和英校生”是相当隔阂的，完全是两个群体，不仅泾渭分明，甚至还壁垒森严。他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生活，很少相互交往，最多只是通过一些能懂双语的“中间人”(broker)才有少量的互动。”<sup>103</sup> 郭教授的论述还有亲身经历与文本中福良与 Eileen 的恋情和经历产生了回应。诚如郭教授所言，那时候的华校生和英校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语言的不同赋予了不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

<sup>101</sup> 许维贤访问/整理《访谈：从政治到情欲的一场骚动》，《蕉风》复刊号第489期，2002年12月，页112。

<sup>102</sup> 《访谈：从政治到情欲的一场骚动》，《蕉风》（马来西亚）副刊号第489期。

<sup>103</sup> 怡和世纪，第25期刊，怡和专题《问答郭振羽文化新加坡》，第11页。

华校生困境情节一再表现出社会与政府政策对一个群体和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在现在二十一世纪，“华校生”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对于那些没有在70、80年代语言政策影响的人来说，“华校生”的困境是一种无法感同身受的经历。作者谢裕民与国家一起成长经历还有华校生的身份让他笔下对于华校生的困境描写具有代入感和文学张力。笔者认为跳脱出语言和文化的框架，选择从性别观去看待两性的关系更能够清楚地表现两人分手的原因。从人物的设定来看，福良不喜欢女朋友和其他男性在一起体现了他的对另一半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Eileen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有很多男性人物围绕着她。她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地处理着与异性在职场上的关系。可惜的是小说没有从Eileen的视角进行更多的描写。从两人的权力结构来看，并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可是通过福良心里对Eileen的期许和他们的争执来看，文本表现了新加坡女性具有判断力和想法的一面。原本在父权社会本处于优势的男性却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未知，显得胆怯。从以上分析来看，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是在遭受压迫的群体。

### 第三节 婚恋困境

#### 1. 女性的牺牲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渴望追求自己的幸福，个人的生活规划变得比家庭或社会期望更为重要。婚姻不再是不可解除的社会关系，生孩子也不再是每个人生命中一定要做的事情。然而很多人仍然选择了婚姻，因为在社会主流发展中，结婚后组成家庭是一种维系情感和社会的关键。《放逐与追逐》就通过了人物婚后一些遇到的事情和心境表现出两性在婚后遇到的困境。笔者认为，女性在婚姻里的牺牲是《放逐与追逐》中所要表现的主题之一。福良进入职场后遇到的第三任女友小愿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初次遇见小愿的时候福良就觉得她的气质完全不符合工厂的工作环境。后来得知小愿是因为英文不好无法升学所以才来工作，这让同等英文能力的福良很有共鸣。两人“英文不好”的共同点成为了日后继续接触的契机。巧合的是，随后他们发现彼此的英文老师是同一个人。这位英文老师，傅老师（傅伯伯）还是小愿父亲的结拜好友。

傅伯伯在福良还有小愿的感情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时常给予两人感情上的建议，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影响着小愿和福良的感情。在福良第一次见完小

愿的父母后，傅伯伯对小愿父母大力推荐福良，说：“那年轻人是小愿的男朋友，28岁，在电子厂当助理工程师，应该还更可为，不只工作上的。可塑性高，我喜欢。所以你们不能反对，只有接受了，没有讨论的余地。”<sup>104</sup> 当傅伯伯得知小愿决定去台湾的分公司工作三年的消息时，他语气认真又带着调侃地劝小愿不要去台湾工作，希望她能够留下来和福良维持这段稳定的感情。

傅伯伯和小愿父亲这两个年龄和辈分最高的男性长辈的对话表露出父权制中男性长辈在家庭和生活上的权威性。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sup>105</sup> 写道：“父权制下的性统治不仅存在于一对男女关系中，它也存在于家庭集团中男性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成为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不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通过单身或离婚等方式）就能从性统治下逃脱。因为作为制度的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式的渗透，且与其他社会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能逃脱一夫一妻这种直接的性统治，她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性统治。在男性看来，女性表面独立往往会招来误会。女性即使不直属于男性亲属的特定组成，还是会从属于男性整治下的总体文化。女性就连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都是非自由的，无法逃离父权制的陷阱。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常被置于年长男性的监督之下。回到文本，傅伯伯和小愿的父亲就一直左右着小愿的生活。小愿的父母听闻傅伯伯向他们大力夸赞素未谋面的福良时，因为傅伯伯年龄和辈分比他们两人大，所以抑制住了心中的不悦。这样权力关系结构是一种“年长男性的统治”<sup>106</sup>。在年长男性的统治下，按照性和年龄的组合原理，家庭之中年少的成员和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剥削和榨取。傅伯伯擅自主张小愿和福良结婚、指出小愿二十五岁不应该出国，还要求女人在婚后做家务等言论表现了男性占据支配位置，女性作为从属位置的权力关系。笔者对于傅伯伯所说的感到窒息，他的长辈式父权制和权威缺乏了对小愿作为个体的尊重。作为当事人的小愿和福良没有因为傅伯伯的劝导立刻结婚。小愿还是坚持去台湾工作，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来新加坡与福良会面。

---

<sup>104</sup> 谢裕民《放逐与追逐》（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5），页 160。

<sup>105</sup> 上野千鹤子著，邹韵、梅著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页 47。

<sup>106</sup> “年长男性的统治”概念与梅亚苏（Maillassoux）的“年长者统治”（gerontocracy）的概念非常相似[Maillassoux,1975]。

随着时间的推移，傅伯伯和小愿父亲都得了重病。因为不想让两位长辈错过喜事，小愿和福良决定结婚。在婚礼上，小愿对父亲与傅伯伯深表感激，因为是他们促成了这段婚姻。小愿是个有想法的女生，在多人劝她不要去台湾的情况下仍执意去台湾公干。可见她有明确的事业规划。可是在与另一半的交往还有婚姻上，她却默许了传统的生育逻辑与父权社会的思想，以顺从的姿态为男性人物服务。婚后对家庭和职业两兼顾的生活状况令她忙得不可开交，生活充满压力。很多时候压力来自“为了你好”的劝导话语。婚后的有了第一个小孩后还有再生二胎的压力。总体而言，婚后的她一直在为家庭生活牺牲自己。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中指出，相较于以生计为基础的前近代家庭，近代的性道德将“性”带入“家庭”之中，这背后也是史无前例地将家庭“性化”（sexualise）的过程。在近代家庭中，人们为了性交、生殖而建立起了家庭。将家庭中的一切归于“性”，这种一元化的现象在结婚之时就显露无疑。周围的人们在向两位新人询问对家庭生活最初的期许时，经常问未来生几个孩子的话题。家庭的“性化”使女性被局限于“再生产者”的身份。<sup>107</sup> 女性主义最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它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话题。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说过：“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就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sup>108</sup>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思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算是获得了“生殖自由”了吗？“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

---

<sup>107</sup> 上野千鹤子著，邹韵、梅著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页137。

<sup>108</sup> 上野千鹤子著，邹韵、梅著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页76。

因素在发挥作用？回到文本，对于周围女性亲戚长辈催自己多生孩子的小愿虽然感到压力，但她却认同了这些要她多生的话语并且在不久后生了二胎。

文本也表露了女性为家庭的隐形付出并不一定有回报。婚后的小愿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台湾生活。福良则在上海，一家三口分隔两地。在这个家庭结构中，小愿需要同时兼顾孩子与事业。可是年幼的孩子却不知妈妈的辛苦，还很讨厌小愿的虎妈式教育。小愿职场女性与母亲的双重身份令她忙得不可开交，可却没获得女儿们的认可，反而被女儿讨厌。这段母女关系很真实地反映出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即付出的不一定有回报。而且在付出后还要具备遭受家人嫌弃的抗压能力。这其中的矛盾性反映了现代生活使得女性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每当女儿们向小愿征求做一件事的许可时，小愿都会借此机会让她们打电话在上海的父亲向他征求同意。明明小愿可以完成的事情，并且是扮好人脸的时刻却让给了丈夫。因为对她而言女儿们给福良打电话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多给爸爸打电话，希望多跟爸爸接触，建立爸爸的权威。<sup>109</sup> 在家庭中小愿自愿选择扮黑脸，让福良扮白脸的出发点是让女儿们与远在他乡的爸爸建立好关系，但却削弱了她在孩子心中的地位。小愿迁就福良并牺牲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反映了现代母亲的困境。这并非女方迁就男方，而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离居安排下为对方作出妥协，只为了家庭能够更和睦。但这背后的代价与压抑不容忽视，因为它们才是需要被拿出来被讨论并以此改进的对象。另外，通过女性在婚姻中的牺牲，作者也进一步表现出现代生活所带给人们的压抑似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状态。小愿作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为家里牺牲的行为，应该怎样被人们理解？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希望公开讨论的议题之一。在笔者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牺牲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社会的要求。小愿作为文本里表现现代社会女性的困境，她的经历反映了婚后的女人自我牺牲是适应她所爱的人的个人选择，从而表明她对家庭的意愿。在这整个话语的背后，也带有对当代生活的批判。社会并没有赋予女性权力，而是让她们通过牺牲来维持家庭。

---

<sup>109</sup> 谢裕民《放逐与追逐》，（新加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2015年），页213。

## 2. 男性的心灵空虚

谢裕民的另一本小说《m40》则通过第二人称，“你”作为一个中年男白领在职场和生活所遇到的困扰和焦虑。《m40》作为“男人四十”（man 40）的缩写，其核心主题是思辨和反省男人在中年时遇到的困境。《m40》的叙事有三条叙事线：职场生涯、家庭及亲人关系。每一条叙事都有一个符合中年危机的主题书写，比如在职场内的办公室政治与尔虞我诈哲学、生存定律、圈型金字塔的权力结构还有老人政治（70s club）等等。实际个案就是机关算尽的3T（DONKEY的成员之一）虽然亦有苦劳，但最终因为野心过大而被老狐狸DOM踢出局。反而是忠心耿耿，没有太多念想的M最终得以升职担任。<sup>110</sup>

谢裕民在有关小说创作访谈中对中年男人的生活状态表示：“我们的社会的四十岁男人如你所言，“正处人生瓶颈，事业、家庭、个人都被压缩并卡在那一截小空间里，进退失据”<sup>111</sup>从小说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它是作者对于新加坡人的典型“家庭—职场”的一种生活形态描写。另外，对于体制的描写也是这部小说的书写主题之一。在文本的第十章中，“你”与洋人上司DOM在一个百年前英国人殖民后留下的马球俱乐部会面。文本这样描写俱乐部：“百年的英殖民风气被当初统治下的热带黄民的后代消化成生活情调，进而转化为商品。球场对面的大巴窰住宅区成了强烈的点缀背景。”“你”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与一个美国洋人上司在一个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地方见面喝茶聊天。白人上司、华人下属的身份加上两人在一家殖民时期建筑的高等餐厅吃饭，给人新加坡未曾脱离殖民地的错觉。这样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有意地表达新加坡现实工作环境中的情况：新加坡很多跨国企业甚至是本地公司的高层都是外国人，本地人多数是下属。

自称为草莽英雄的“你”觉得70s俱乐部的存在抑制了后辈的发展。这群70s club带来的寡头政治让“你”无法如实地以自己的能力表现自己。“你”与DOM对话的情节是对新加坡政府因材施教的政策进行的批判性回应。纵然“你”早已发现工作生态的不公平，不满自己已深入其中的资本游戏，但为了给家人提供最好的物质生活，“你”只能不断地压抑这些不满的情绪。只有在梦里才敢对DOM抱怨和发牢

---

<sup>110</sup> 朱崇科《论谢裕民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2017年第1期。

<sup>111</sup> 谢裕民、彭飞〈what is your plan?——谢裕民与彭飞访谈录〉，《m40》，页158。

骚。在“你”与 DOM 倾诉了自己的不满后 DOM 仍然保留着自己原有的看法。DOM 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和打工仔“你”在思维和利益的不同，注定两者在看待问题时秉持的不同理念与见解。这反映了两个阶级地位的人沟通的无效性，阶层和财富的差异是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新加坡在短暂时间内获得经济成功发展的范例让多数人民对政府所倡导的菁英制度和功利主义坚信不渝。“付出多少努力，就得到多少回报”，在当局给予的平等教育和公宅政策下，每位国民都有机会从公平起跑点力争上游，攀上社会阶梯，或是安分求取温饱。许多年来，这样的假设是支撑“新加坡梦”的重要基础，但当资本运作达到瓶颈期时，不平均的社会资源分配让这样的假设逐渐失去了说服力。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著作《梦的解析》中提出，梦是被压抑的欲望。后来荣格、弗洛姆则认为梦不是被压抑的欲望，而是表达了做梦人的潜意识。建立在前人有关梦的叙述，荣格认为梦可以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表达。举例说明，人具有的潜意识，那么一个民族具有的所有潜意识加起来就是集体潜意识，比如神话、预言、图腾、象征等，这些都是集体潜意识演化出来的东西。梦可被解读为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自己，隐藏了很多秘密和动机。回到文本，做梦作为无意识的行为和个人化独有体验充满了“你”的内心想法和与周围人的对话，形成一种私语化的男性视角。同时也体现了“你”的认知范围世界的现象和想法，表现了现代男性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你”的梦同时还流露了人类孤独状态以及在生活与他人的距离感。现代生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现代的孤独感时常源自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还有与他人交往时面对的一些情绪还有想法上的差异。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社会对于效率还有成果的追求，让人都忙于工作，没有闲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是多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追求效率和利益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导致很多人无法感到快乐和满足，反而最容易被一种孤独感吞噬。文本里的“你”就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现代人。另外，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失衡让“你”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你”暴露了那些长期压抑在内心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想象和话语通过“梦”的形式被表达出来，比如说“你”幻想着一套与现实不同的家庭生活：

“你在公司忙到晚上九点多，回到家打开大门，正准备怪叫一声，吓一吓家人，制造欢乐气氛，也吓一吓积累了整天的疲倦，听从专家说的，松懈一下自己。你

猜想儿子比较顽皮，会刻装作受惊吓大叫，再告诉你一点都不好玩；他姐姐大概会望一望大门，算是回应。他们的妈妈就不太肯定，早一点下班的话，可能会微笑表示你的故作轻松，她已体会；刚回来的话，大概会忙自己的，当着没听到。你却在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和谐、融洽、温馨感人的公寓广告：幽柔的灯光散布在 400 平方英尺的客厅，大厅墙上是一副幸福的全家福——几年前欧洲拍的。客厅另一面墙上挂着扁平液晶电视，男主人在看电视新闻，一对儿女在旁砌拼图，围向一旁的餐桌，开心地吃着水果。这不是令人向往的电视广告，是一个家庭晚间的休闲生活。你以最快的速度瞄了瞄门牌。没错，是你家。其实，查证是多余的，熟悉的客厅、可爱的孩子、贤惠的太太，不可能错。只是，男主人——。你再看一遍，是幻觉，沙发上根本没有人。你没发出声音，是的，这是你向往的生活，却只是幻觉。你开始回想，你在家的时候，曾有如此温馨的时刻吗？你想不起，却发现自己呼了一口气，虽无挫败感，却充满沮丧。最后你选择离去，像送货员在服务后轻轻带上门。你靠坐在公寓泳池的沙滩椅上。泳池旁的灯光以及它折射出来的反光投射在棕榈树与椰树上，轻风掠过，一切恍如梦中却是人们追寻的生活梦。这些都在设计师的计算中，标准的热带风情。这是你住在这里第一次享受屋价比组屋高四倍的环境。你在沙滩椅上睡了过去，被冷醒时已十一点多，墨蓝的天空星星都缺席。你想起明天还要上班，责怪自己不该如此放肆。不过，你没立刻起身，深怕回去会破坏家里的气氛。”<sup>112</sup>

这段带有憧憬、幻想和失落的独白显露出“你”渴望却得不到的家庭生活。在现代化的生活下，“你”虽然很想多抽时间陪伴家人，却因为工作忙碌而无法这么做。“你”希望提供给家人丰满的物质生活，认为物质充裕就等同于幸福生活。但是“你”的梦境已经暴露了在现实生活中，赚钱的代价就是牺牲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工作却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让“你”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由此产生了距离感。这折射出在现代化的社会与生活结构中，主动权已不在被个体所拥有。在新加坡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拥有较强个体意识的“你”一边展现着独立自信，一边承受着社会转型冲突所带来的失落与孤寂。“你”无法忍受一个人的孤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在独处的时候虽然没想看电视，却因为想要冷清的家里只有自己以外的人的声音陪伴把电视机打开。“你”对现代性感到排斥却又依赖这些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令“你”感

---

<sup>112</sup> 谢裕民《m40》（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9），页 2-4。

到困扰。所抵触的恰恰是正在使用的东西，这种矛盾的状态让人类陷入无止境的痛苦。“你”作为个体对生活的焦虑与怀疑表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思维。作者几乎是在对一切事物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和结构看似有点过于消极和无意义，但他的批判精神是该被加以肯定的，给予读者一种警示和启示。资本主义制度进入 20 世纪工业化阶段后，人的劳动、宗教、精神、心理、经济、政治、社会引起全面异化。<sup>113</sup> 马克思（Karl Marx）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势力同劳动相对立。”<sup>114</sup>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历史当中不断地被异化的原因是因为无法从工作中找到直接关联到自己的意义。法国哲学家卢梭（Henri Julien Felix Rousseau）认为，自从人脱离其“原始”状态，异化就发轫了，私有制和文明是异化的根源。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却认为异化是随着宗教的产生而开始。西方异化论历史观把人性的异化说成是普遍的、绝对的，把人类社会说成是一个与人的本性相敌对的异化世界，把人类历史说成一部人性的异化历史。他们认为，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都是与人的本性相敌对的异化力量，它们支配人、压迫人、奴役人，让人丧失人的本质而异化为“非人”。<sup>115</sup>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批量商品的生产和高科技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把人类的异化推向高峰。这种异化的过程不断强化。因为如此，异化被视为人类解放的最大障碍。有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了这种异化，进而表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和批判。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就是一本讲述人类异化的小说，以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本小说的主人公萨姆沙变成大甲虫暗示人的非人化，并通过萨姆沙变形后的遭遇和感受表现人类被遗弃的命运还有内心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绝对孤独感。

回到《m40》，文本也多次倾诉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对“你”产生的现代性空虚与孤独感。“你”对 DOM 说：“我们公司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下的恐龙，大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人在里边都被淹没，大家唯有不断往上挤，一辈子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无尽的天空，大家都白忙一场，白过一生。”<sup>116</sup> 另外也对新加坡现代

---

<sup>113</sup> 冯寿农《西方现代派作家对异化现象的表现和反抗》见，《当代外国文学》1995 年 4 月。

<sup>114</sup>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页 98。

<sup>115</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 76。

<sup>116</sup> 谢裕民《m40》（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页 41。

化和物质消费进行了描写：“购物中心像工厂流水线般简易地大量生产。你夹在人潮中，随自动扶梯上一楼又一楼，不知道要在哪一层停下来，却猜对购物中心的所有“组件”，一家 NTUC，一家 McDonald、Burger King 或 KFC，一家 Starbucks 或 Coffee Bean & Tea Leaf, Giordano、Bossini、G2000 等三选二或全选，所有的电信公司，一家小型百货公司。人潮不因重复而减。购物中心最大的功能是引导人们一个家以外的去处、目的。人潮如果没有购物中心吸收，将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为什么没办法留在家里？”<sup>117</sup>

20 世纪 80 年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确立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逐步形成，消费对于“身份认同”（identity）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力逐步增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即商品用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取代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得以推进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创世纪的改变，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新意志、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消费不仅象征着财富、健康和活力，也成为“建构自我与社会、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sup>118</sup> 从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商场的大量建设与其流水线开设一样的国际连锁店给新加坡增添了现代感。便携的购物流水线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但也减弱了人的行动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物质和心灵需求可能存在一种反比的关系，对物质的欲望越高，暗示了人们心灵空虚的程度越加严重。这最终让生活缺乏明确的方向与积极的意义，使得人们很容易通过满足物质需求去填补这个空虚。作者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所催生的消费文化反映了人内心产生的一种失衡。在消费主义的文化中，快乐成了人们终极的消费品。现代性给予人们却又实现不了的普遍许诺主要有三类：一、劳动会创造出不断丰富的物品，会日趋满足所有人的消费需求；二、每个人都能依据内在的理性潜力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主体，能把握和控制住客体世界、获得自主性。三、各自确立起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建立起生命的充实和幸福。可这些许诺的普遍性都是虚假和靠不住的。这三类都对应了“你”的生存状态。

---

<sup>117</sup> 谢裕民《m40》（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页 14-15。

<sup>118</sup>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 年。页 143-166 页。

## 第四节 挑战传统性别意识

谢裕民在一部分作品中将女性置身于新加坡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书写，以男性为依托凸显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谢裕民小说中的男性都有明显的“去势”现象，如《放逐与追逐》里的福良、《M40》里的“我”还有《建国》中的建国。这些人物的塑造与情节设定带有对男性属性失能的反思以及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表达。

国家父权制是一种父权体制的延伸，是以男性掌权为基本架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新加坡具有国家父权制的特征。这些表现在父权体制的性别秩序，其中包括了性别观念和性别规范，如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呈现为国家和家庭、中央和地方、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男人/女人的等级、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新加坡是一个典型奉行国家父权制的国家，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的一党专政，它的地位如同家族里的家长。这种国家父权制的特点就在于它强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sup>119</sup>在新加坡的男权社会中，父亲与丈夫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可是谢裕民的文学作品创作则试图通过男性父亲身份属性的失能，打破性别刻板印象<sup>120</sup>，这种失能是更来自男性人物对自己的自我反思。

小说《m40》的男主人公虽然事业成功，但时常因为忙着工作而没有时间陪伴老婆和孩子。“你”只能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你”内疚地选择了事业，在梦里总是出现与家人一起相处的回忆和遐想。“你”幻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可是终究都是自己的遐想。在男权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华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中，男性被赋予了应该拥有担当、责任、赚钱养家等。“父亲”和“丈夫”等身份属性因为事业无成和没有经济能力而失能。笔者认为，作者通过这种男性人物的失能表达了一种人类面对现代生活，无奈的困境。它表现了新加坡不可言说的一面。虽然新加坡是以男性掌权为基本架构的社会组织结构，但是这些失能的男

---

<sup>119</sup> 海国图智研究院，[区域国别]，国家父权制背景下新加坡女性权益力发展路径，见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8167>（2020年7月16号）

<sup>120</sup> 性别刻板印象值得是社会角色理论和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种衍生物，反映了人们对男女日常生活的固化认知，即向社会中的个体传达了什么样的行为是男性该实施的，什么样的行为适合女性，其往往提供了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标准。个体的大部分活动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相应的行为决定的，社会角色中的性别分布比例反映了性别刻板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摘自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

性人物让人看到的是男性这个占据优势的群体也是深受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影响的受害者。而至于要如何突破，那就需要人们自己的答案。

另外，笔者发现谢裕民小说中所表现的男主内家庭模式试图挑战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表现了他前卫的性别观念。不擅长写女性人物的谢裕民在他的小说中还是有尝试将女性人物置于新加坡社会的大潮流下描写。可是尽管谢裕民小说中的一些女性是经济独立的，她们却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意识，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和被描写。比如说，《m40》里的男主人公的太太没有姓名，而是以“太太”作为人物的称呼。另外，在《m40》文中有关太太的描写几乎都与描述孩子的事情有关，如：“像每回迟归，太太和孩子都睡了。儿子跟妈妈睡，大腿横跨在妈妈的小腹上，看样子今晚又要睡到他的房间去；女儿和女佣在另一间房，拥着生日时送她的狗熊露出娇浅的微笑”<sup>121</sup>；“每天都由你太太起身，泡一杯牛奶给女儿和儿子，让女佣带他们下楼去搭校车。你没事可参与，一般都不起身，更多是不愿看到女佣带着他们出去，孩子像是她的。”小说中对太太过于平面化的刻画和缺乏从其女性视角观察周围的人事物又一次暴露了作者缺乏女性人物的文学想象。

在他笔下花费最大篇幅和心思塑造的女性人物是《m40》里的阿华，即男主人公的妹妹阿华。阿华从小成绩优异，大学时期拿了奖学金到美国纽约留学。毕业后在一家企业做高管，是现代生活中不折不扣的事业成功的女人。在外人看来她在事业上的亮眼成绩让她光芒四射，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在与哥哥聊天时，阿华吐露了对自己现在的人生感到提不起劲。她带着有点发牢骚的语气说：“阿妈 36 岁大女儿已经 16 岁了，养了八个孩子，还是菜园的女主人。了不起啊。我拿什么跟她比？没有老公，没有孩子，有的只是半间屋子和银行里的几个数字。”<sup>122</sup>阿华并没有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与事业成就而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相反的，她渴望做一个拥有丈夫和孩子的家庭女性。这表现了一个事业型女性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还陷入一种困境与不安，觉得自己的事业成功丧失了女性的特征。这里展现出一种现代社会中新加坡女性的焦虑。以阿华来说，她享受着自己工作上争取的成就感，但同时也因为自己缺失多数同龄女性所拥有的家庭生活而感到沮丧。这其中的矛盾表现了现代女性的焦虑与不

---

<sup>121</sup> 谢裕民 《m40》（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页 4。

<sup>122</sup> 谢裕民 《m40》（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页 74。

安，为什么成功的女性结不了婚？阿华没有结婚是因为男性不愿意娶一个比自己强的女性吗？阿华虽然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成功女性，但是她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不满以及文本中对她的刻画充满了女性的刻板印象。由此可见，现代女性的困境在于即便成为了职场上的成功女性，事业与家庭无法两全的现实状况令她们倍感焦虑。

## 第五节 小结

谢裕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精确地表露出两性在新加坡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虽然男性人物身份失能与女性在生活的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男性的失能，但他并非把两性放入二元对立的结构。女性人物如秋云、Eileen、阿华都比男性更加地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生活，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在现代化生活中，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是遭受压迫的对象。作者有意识地通过人物描写和情节安排批判新加坡社会的语境。

《建国》里男主内女主外挑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发挥了作者对男性在社会中有别于主流的想象。然而在作品中缺乏对女性的想像还有过于平面化地刻画女性人物表现出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没能克服自己男性意识的事实，体现了作者性别身份对于作品存有制约性。

德国社会学家 Ulrich Beck 在《再造政治：自发性现代化理论初探》写道：“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sup>123</sup> 如他所言，现代化着实挑战了以往的社会结构，削弱和影响权力、阶层、性别角色等的内部权力结构。在新加坡，实用主义被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很容易陷入精神匮乏。《放逐与追逐》与《m40》两个文本都对这种精神匮乏进行倾诉。另外，这些文本反映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男性所面临的家庭、生活、事业的多重困境。无论是《放逐与追逐》里的福良还是《m40》的男主人公，都因为感情和事业倍感受挫。

---

<sup>123</sup> 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页 5。

“现代的男人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看到许多女作家写女性问题小说，关于男性问题的小说，却很少，几乎是阙如。”<sup>124</sup> 男性人物在情感上的孤独和失落，面对周围的人物和环境变化，事业的困境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和自我身份的困扰等等都是导致他们受挫的原因。英培安在处理被去势（*emasculation*）的新加坡华族男子时表现了一种有意填补空白的“现代男人的困境”的细腻描述。新加坡华族男子是被去势的，因为他们首先是语言政治化的牺牲品。<sup>125</sup> 在新加坡，怎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按照新加坡社会主流的说法就是有车有房有钱有事业。作者在塑造这些遭受挫败的男性人物的同时，试图批判新加坡社会对成功的狭窄定义。这群压抑的男性人物的产生与时代与新加坡本土社会和历史原因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作者借不同男性人物无法抉择的命运与恐惧还有孤独的处境来思考。

综上所述，尤其因为现代化与西方化密不可分，迫使许多在身份或者文化认同方面较为生疏的华族男子被置于弱势的地位。在较为具体和物质的层面上他们在阶级晋升方面落后于其他英校生等人，在心灵层面上又必须在某程度上摒弃自己的语言、文化与身份认同来顺应时代。物质和精神层次的双重困顿让他们处于类似被搁浅的状态，却又无从自我保护和救赎。笔者认为谢裕民的在两个文本的创作意图是体现和阐述这一般中年男子何为我国的某个时代产物，并借由诉说他们的现实让多年来只能处于被动状态的他们重获某种主体性和尊严。新加坡现代化语境所带来的焦虑感无处不在，充斥人们的生活。

---

<sup>124</sup> 英培安：《孤寂的脸》，（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页135。

<sup>125</sup>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页93。

## 第五章 结语

“我们要如何了解过去？”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认为历史存在于包括文学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重构历史和了解历史。“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和内容。”<sup>126</sup>文本出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社会历史性。它扎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并受到了相应的制约，令它无法独立于社会与政治权利之外。文本承载的历史性使它成为一个动态开放、未完成的存在。暂时性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对文本不断的重构是一种必然。

综合上述，本研究基于新加坡建国后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对谢裕民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层次的新加坡进行探讨。本文旨在突破以往集中在文字、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讨论局限，强调了作者新加坡华族男性的身份，以作者的个人经验和身份的角度出发，展开对华人身份认同还有性别关系在新加坡语境下的讨论。另外，本研究一方面进行对新加坡现代社会焦虑现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通过文本细读，着重梳理新加坡本土意识的形成路径。在进入文本细读前，文本首先梳理了新加坡建国后的语言政策和社会政策，从而指明新华文学在新加坡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1965年，获得独立的新加坡作为一个经济政治自主的国家，在政策规划中融合了中西方优势：一方面从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中汲取推进社会精神建设所需要的养分。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思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理念，转向对物质的过度追求。虽然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全发展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满足。文学让人们从阅读中探索到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细节、知识和想象力。

“华校生的困境”作为谢裕民小说创作中多次出现的主题，一方面体现了他这个亲历者对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官方多年实行的“多元种族”（multi-racial）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这是新加坡在建国后强调的多元主义社会管理方式。多元种族的政策压制了各族群之间潜在的政治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促

---

<sup>126</sup> 陈蓉：《新历史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页673。

进经济繁荣发展。但当社会真正的稳定之后，多元种族政策也把种族议题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延续了英殖民时期对各种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继续将族群刻板地划分为四个互不重叠的“种族类别”，漠视各个族群内外部的细微文化差异，从而形成一种缺乏后殖民意识的新殖民主义。谢裕民笔下多次提到多元政策带来的表面平静之下存在的问题，其一是为华校生在建国过程中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声，其二则是通过文学文本的形式讨伐政府。

谢裕民对新华小说的贡献在于他书写内容的多样性；触及到了新加坡历史、个人身份认同问题还有两性在新加坡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本文正文的第一章通过《重构南洋图像》里的两篇小说，〈岛屿前身〉还有〈安汶假期〉分别讨论谢裕民对新加坡历史主体性和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岛屿前身〉以历史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并对历史文献的不断考究，与〈安汶假期〉中的男主人公“我”与在安汶遇到的荷兰籍女子 Jolanda 对祖先的文字笔记还有荷兰殖民史的追问和自我反省，表现了作者对于书写历史（written history）与历史文献的尊重与负责。〈安汶假期〉所描写的寻根之旅始于父亲华人身份所带有的暧昧与不确定的历史想象，后来也引发了两代人对寻根的态度与思考。谢裕民通过隔代经验验证了文化认同的流动性，也表达了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在此他强调个体介入历史还有从个体出发对历史想象的重要性，除了展现人文性的书写，也表达了对新加坡历史的关注。正文第二章则从小说《建国》与小说男主人公王建国在名称上的重合讲述一个男公民失败的故事和国家的成功故事。这里有个明显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个人的失败挑战主流的成功国家神话。从男主人公的经历与形象来看，在新加坡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很难独立存在，个人的发展深度结合了家庭资源与社会身份。正文第三章选取了谢裕民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描写进一步与新加坡社会产生对话。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他笔下的女性人物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传统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情况不再存在。可是新加坡女性又面临了女性身份所带来的矛盾与挣扎，如在婚恋关系中女友与母亲的角色，以及被男性所要求担当的家庭责任。现代女性的困境在于即便成为了职场上的成功女性，事业与家庭无法兼顾的现状令她们倍感焦虑。

长期以来，在新华文学领域进行创作的主体通常是男性作家，因此男性作家的影响力也较大。作者的文字中所流露的审美观点和对生活的刻画，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观察、思考和想象。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作者小说里的两性关系。谢裕民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并没有在书中主张男性意识，反而是将所观察到的一些两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现象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男性的“强势”不断被时代自身所消解，不再是两性之中的支配力量。谢氏在《放逐与追逐》一文中所塑造的几个女性人物皆拥有比男性更强的自主意识，她们在生活上自信的且对自己未来有更多想法。这里体现出的自主层面上的“女强男弱”展现了社会其实打破了固有的传统两性关系，则可视为社会的进步。但值得强调的是，谢裕民行文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没有把两性关系禁锢在二元对立结构当中。他笔下的女性人物虽然着实是比男性优秀，但她们自身也充满着焦虑与压抑。例如《m40》里男主角的妹妹阿华这一人物刻画。在文中阿华是一位车房齐全的现代白领，实属社会主流价值观里的成功人士。可是让人诧异的是，她并不为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感到开心，反而因为没结婚、没孩子感到焦虑，认为自己缺少了什么。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她们获得心理的平静，她们与男性一样应对着焦虑。从性别差异的视角去研究和分析作者笔下的两性关系可以看出，作者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展现了两性在当下社会面临的困境，即无论事业成功或失败，有家庭或没家庭，每个小说里的人物都不开心。谢裕民的小说通过刻画不同性别的人物关系，表现了许多细小且无法言喻的权力结构，对新加坡社会与其性别语境进行批判，论证了焦虑是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物这一事实。

在本文所展开的研究方面，也存有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上的局限。笔者为弥补较早前有关谢裕民研究的不足，通过文本细读，结合理论方法分别以历史、身份认同还有性别这三方面对谢裕民的几本小说进行讨论。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了笔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议题进行讨论，而未能进一步把谢裕民的小说与新华文学做一个平行的研究。在将来有关谢裕民的研究中，若能把一位新华文学的女性作家与谢裕民做个平行研究或许能够丰富谢裕民作品的对性别关系的理解。另外，也可以把建国后的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新华男作家与谢裕民放进同一个研究框架进行课题的讨论。而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学者如沈伟超一样把谢裕民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带入其他阅读群体的世界。这样做一方面为新加坡文学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同时也把谢裕民的文学带入中文以外的世界，进一步地丰富讨论，并且拓宽社会的讨论空间与可能性。

## 参考资料

### 中文资料

#### 谢裕民作品集

1. 齐斯, 依汎伦《六弦琴之歌》(新加坡: 牧羊文化, 1978)
2. 谢裕民《世说新语》(新加坡: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 1994)
3. 谢裕民《一般是非》(新加坡: 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1999)
4. 谢裕民《重构南洋图像》(新加坡: 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2005)
5. 谢裕民《谢裕民小说选》(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7)
6. 谢裕民《m40》(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9)
7. 谢裕民《甲申说明书》(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12)
8. 谢裕民《放逐与追逐》(新加坡: 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2015)
9. 谢裕民《建国》(新加坡: 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2018)
10. 依汎伦《最闷族》(新加坡: 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1989)

#### 专著

1. 安东尼·吉登斯著, 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 教育出版社, 1998)
3. 班纳迪克·安德森著, 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台北: 时报文化, 2010)
4.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5. 蒂姆·克雷斯韦尔著, 王志弘、徐苔玲译: 《地方: 记忆、想像与认同》(台北: 群学, 2006年)。
6. 方修《总绪: 马华新文学简说》(新加坡: 世界书局, 1972年)
7. 海登·怀特著, 董立河译《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河南: 大象出版社, 2011)
8. 黄孟文《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 云南园雅舍, 1996)

9.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
10.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11.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 柯思仁，许维贤主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
13. 柯思仁主编《2016年文字现象：联合早报《文艺城》文选》（新加坡：SPH 华文媒体集团，2017）
14. 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麦果文化，2018）
15. 廖炳惠《关键词 200：文学与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台北：麦田出版，2013）
16. 琳达·麦道威尔著、徐苔玲、王志弘译《性别、认同与地方》（台北：群学，2006）
17.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18. 米兰·昆拉德著，尉迟秀《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19.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
20.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1. 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22.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3.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4.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2007年）
25.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商务印刷馆，2014）
26. 王寒松《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北京：青年出版社，1997）
27. 王润华《从新加坡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
28.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9. 许维贤《重回华语语系版图：冷战前后新马华语电影的文化生产》（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8）
30. 英培安《孤寂的脸》（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
31. 张松建《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
32.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 期刊论文

1. 冯寿农《西方现代派作家对异化现象的表现和反抗》，《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4月。
2. 弗朗索瓦·维斯特著、郭建译《“启悟小说”在德国、英国和法国》，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03。
3. 高嘉谦〈城市华人与历史时间：梁文福与谢裕民的新加坡图像〉，收入《移居、国家与族群》，页215-243，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5月。
4.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见《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4期，页3-10。
5. 刘秀美〈「异」乡「原」位——〈安汶假期〉、《老鹰，再见》中移位与错位的乡愁〉，见《清华中文学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2020年12月，页263-289。
6. 史书美著，纪大伟译〈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清华学报》新34卷第1期（2004年6月），页8。
7. 史书美著，吴建亨、刘威辰译《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9（2），2016。
8.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像：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见《中国现代文学》2012年第22期，页11-37。
9.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第24期（2013年12月），页11-16。

10. 谢征达《论谢裕民小说中的历史实验书写》，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109年，第27期，页265-290。
11. 游俊豪〈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写作〉，见《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3年第13期，页102-105。
12.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143-166页。
13. 朱崇科《论谢裕民对新加坡性格的再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 学位论文

1. 黄源乐《谢裕民的本土书写》（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位论文，2016）
2. 刘慧敏《谢裕民文学作品与都市现代性》（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位论文，2018）
3. 涂阳《后殖民视域下的英培安小说研究》（山东：山东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4. 吴财金《谢裕民作品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位论文，2012）

### 杂志

1. 怡和世纪，第25期刊，怡和专题《问答郭振羽文化新加坡》，第11页。

### 访谈

2. 许维贤访问/整理《访谈：从政治到情欲的一场骚动》，《蕉风》复刊号第489期，2002年12月，页112。

## 网络资料

1. 陈莉，石晓柯，欧瑶《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动态性》  
[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5/t20210520_5334704.shtml)。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 邝健铭《人工国家新加坡的建国之路》，新加坡研究，见  
[https://mp.weixin.qq.com/s/HiooYHx\\_pEtN3\\_qn70TdrA](https://mp.weixin.qq.com/s/HiooYHx_pEtN3_qn70TdrA)。（2021年3月27日）
3. 刘涛博士谈福柯和话语霸权以及东方主。中国崛起策二十九：国籍政治中的话语权与话语魔方，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514223/>（2008年6月22日）
4. 澎湃号·湃客《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6153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61538)，（2020年6月23日）
5. 央视新闻，《李光耀：新加坡经济奇迹》，见  
<http://m.news.cntv.cn/2015/03/23/ARTI1427064363895276.shtml>（2015年3月23日）
6. 印尼总统大选：历史上的反华、排华事件。见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946596>，2019年4月7日。
7. 知乎，《应不应该鼓励男生有阳刚之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2327701>
8. 资料卡片《新加坡倡导“五大价值观”》，见  
<https://wenku.baidu.com/view/49ea5b070b4e767f5acfcebc.html>（2013年5月31号）

## 英文资料

### Books

1. Anderson, Benedict. *The Spectres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
2.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1.
3. Chia Joo Ming(Author), Sim Wai Chew(Translator). *Exile or Pursuit*, Singapore Balestier Press, 2019.
4. Chua Beng Huat,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 1995.
5. D. Cosgrove and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E.K Tan.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3.
7.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3.
8. Howe, Susanne. *Wilh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9. Howe, Suanne. *Wilhelm Meister and his English Kinsmen: Apprentices to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0.
10. Jackie Hogan, *Nations of Flash and Blood: Gender and Race in the national Imaginary*. In *gender,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United States: Routledge, 2009
11. Malcolm Bradbury (Editor), James McFarlane (Editor) *Modern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 (Penguin Literary Criticism),paper back—— June 29,1978.
12.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ew Jers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 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14.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15.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 1981.
16.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18.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 **Book Chapter**

1. Harley, J. Brian.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Geographic thought: a praxis perspective(2009): 129-148. from D. Cosgrove and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1988): 277–312

### **Journal Articles**

1. Ang Ien. "To be or not to be Chinese: Diaspora, culture, and postmodern Ethnicity." In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1, no 1(1993), pp. 1-17.
2. Chua Beng Huat, *Pragmatism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Government in Singapore: A Critical Assessment*,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3, No.2(1985) pp.29-46.
3. Chua Beng Huat, *World Citi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spread of consumerism: a view from Singapore*. Urban studies, Vol. 35, Nos. 5-6, 981-1000, 1998.
4.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1970), p4, 5
5. Wee C.J.W-L, "Our Island St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Narrative in Singapore" in Talib Abu Ahmad and Tan Liok Ee eds. *New Terrain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Ohio : Ohio University, 2003, pp 141-167.